

歸田積語

東園集

國朝古
籍校讎
印

天津
書館
藏
書



道
東園
集
反

歸田瑣記序

不傳詩



仕宦而心泉石者其曼倩之所謂大隱乎餐石髓擷芝蕤蓬蘽而行鞅掌與使溷跡於春廡埒名於枕流情則邈矣非幹濟之才垂纓緹拖青紫振藻雲路剖符要津已髣髴其莫齡猶戀戀於華廡伐財洪矣非恬退之操夫唯身居魏闕之上心依衡宇之下如吾中丞師者斯真能兩全之者歟公以十五世之華胄策四十載之茂勳方其珥筆木天通籍金馬啓曲江之讌被宮錦之榮同列者爭躡青雲競擊丹轂而公甫綴鵷鷺卽鳳棗梓榕城有栖隱之志梅塢多傳經之彥枕蓆六藝悠游十春甘使鄧禹之笑人不學顓孫之干祿書以是服公志之澄旣而任郡守厯藩牧莅官旬吳駐節章貢練湖濬西江稔金帶解而二黼平九遷可期萬石奚讓而公讓官之表雅慕叔子爲霖之願無媿安石驪駒三唱除書在門鸞鷲一鳴大呂聽律難進易退古人是期書以是服公才之大旣而

序

一

天子南顧桂管思得蓋臣界之封圻頌以節鉞於是五稔象郡半載胥臺勤宣道濟之沙績著伏波之米練士于甌甌戰衡于鯨鯨朝知李晟爲大臣人呼杜詩以慈母而公乃扁舟載石峻峽投香一篇留誓墓之文三徑種延齡之菊書以是服公之勇於任事而恬於居官今者林泉怡性

著述等身爰於暇時撰歸田瑣記八卷郵以見示大約仿
唐人之閩書沿宋稗之舊例穿穴百氏陶鑄一家闡揚忠
貞臚述耆舊小亦足以正浚長之說補華陀之書洵可綱
維世風利澤羣彙己公之經濟具見一斑垂諸藝林嘉惠
來學書爲韓范之部吏隨籍提之後塵公諉以校紬付之
剞劂所願名山日富春風正長他時撰杖座間親接緒論
則是編也爲容齋之初筆浣花之紀年也歟
道光二十五年冬十二月受業仁和許惇書謹撰

序

二

歸田瑣記卷一

福州梁章鉅撰

歸田

歸田之入詩莫著於蘇文忠公歸田之名書莫著於歐陽文忠公昔歐公之歸田錄作於致仕居潁之時皆紀朝廷舊事及士大夫諧謔之言自序謂以李肇國史補爲法而國史補自序謂言報應叙鬼神徵夢卜近帷薄則去之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採風俗助談笑則書之蓋二書體例相出入說者又謂李書爲續劉餗小說而作大抵古人著述各有所本雖小說家亦然要足資考據備勸懲矻俗情助談劇故雖歷千百年而莫之或廢也余於道光壬辰引疾解組雖歸田而實無田越四年奉命復出又七年復以疾引退則並不無田可歸竟至有家而不能歸回首雙塔三山如同天上因僑居浦城養痾無事就近所聞見鋪叙成書質實言之亦竊名爲歸田瑣記云爾時道光二十五年元旦書於浦城北東園之池上草堂

歸舟

道光辛丑秋七月由粵西量移蘇撫受篆甫十日卽赴上海防堵兼攝督篆未幾奉命回蘇州辨理糧臺時揚威將軍駐兵蘇州徵發調遣事極繁重余晝理簡書夜則出

巡城廂內外甫匝月而舊患眩暈之疾復作十月廿八日
接見僚屬之頃忽撲地幾不起卽於十一月初二日專摺
奏明乞假調理一面將撫篆送與程晴峯方伯接護踰月
復奏請開缺調理遂於此年正月中旬奉到
諭旨准其開缺調理於正月下旬移居滄浪亭行館二月
初旬買舟挈家旋里甫登舟之夜半忽聞浙東倭夷猖獗
揚威將軍由紹興奔回杭州錢塘江一帶戒嚴土寇乘機
劫奪行旅斷絕急報再至遂與逢兒恭兒商定天未明卽
回舟北上以避其氛二月十七日渡揚子江抵邗上沿途
官吏毫無見聞舟泊鈔關半日而楊竹圃方伯簞謝茱石
觀察學崇飛輿來接晤談至上燭而去楊係親家謝係同
年所謂親者無失其爲親故者無失其爲故也蓋至此始
愈信宦場之無味矣

七十致仕

古人四十強仕七十致仕統計人生居官之日前後不過
三十年蓋一人之聰明才力用至三十年之久已無不竭
之勢倘此三十年中無所表見施爲則此後更有何所望
若今人未及四十早入仕途則致仕之期卽不必以七十
爲限昔人所譏突而弁兮已厠銀黃之列死期將至尙畱
金紫之班而必至日暮途遠夜行不休前瞻後顧無所棲

泊不亦太可憐乎故余兩次引歸皆未及懸車之歲普通
鑑目錄引韋世康之言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老
有疾便辭憶余前居福州時嘗取此十六字鐫一小印程
梓庭督部祖洛甚喜之今則距懸車之期只有二年而尙
有議余不應遽退者殆亦未就古人行藏之大義及仕止
之恒規而一按之也

容園

初到揚州居旅店中湫隘囂塵不可言狀州縣官以六塊
鋪墊兩合紗燈了之而已旣思故友張建亭觀察家極寬
敞雖甫遭八人之厄而餘宅尙多姑令逢兒往探之則觀

卷一

三

察之子松厓郡丞適來甚有樂爲居停之意因挈家移住
其中宅中亭館一空主人眷屬移居前院正屋而臨池二
十餘閒尙在因與主人分前後院而居適儀徵阮雲臺師
相先來視余徘徊瞻眺問語余曰此名容園爲吾揚州園
亭第一所此池寬廣亦合郡所無本江皖香中丞之舊宅
余初以少賤不得其門而入及爲張觀察所得又以素無
謀面之雅裹足不前今聞足下寓此樂得藉開眼福雖殘
燬之後尙可曠觀且頽垣碎礫之間尙有數十本牡丹盛
開足供詩料矣時余尙未樞謁師宅因問吾師府中之園
如何師笑曰我本無買園之力卽有資亦斷不買園揚州

仕宦人家無不有園者郡人卽以其姓名之如張姓則呼爲張園李姓則呼爲李園若我有園則亦必被呼爲阮園是誠不可以己乎因一笑而去

文選樓

揚州有文選樓文選巷之名見於王象之輿地紀勝及羅願鄂州集乃隋曹憲以文選學開之唐李善等以注選繼之非梁昭明太子讀書處也儀徵師宅卽文選巷舊址嘉慶十年始於阮氏家廟之西建隋文選樓樓上祀隋祕書監曹憲以唐沛王府參軍公孫羅左拾遺魏模模子度支郎景倩崇賢館直學士李善善子北海太守邕句容處士

卷一

四

許淹配之吾師撰銘所謂建隋選樓用別於梁者是也余素仰樓名初謁師宅卽擬登樓以慰夙願而不知樓實在家廟之西與吾師宅尙隔一街也一日師折柬召余飲且傳諭曰席設文選樓余爲之狂喜吾師所藏鐘鼎古器悉庋於此是日卽飲於樓下縱觀之時無雜客而錢梅溪適至因同入座師甚喜曰似此三老一堂而所摩挲皆三代法物人間此會能有幾回不可無以紀之也時梅溪八十四吾師七十九歲余年最少而獨居首坐甚以爲愧乃踰日而朱蘭坡至卽留余寓園中又數日而王子卿亦至子卿亦八十四歲蘭坡七十五歲吾師方欲團爲五老會而

喚船警報日迫吾師已往南萬柳堂梅溪蘭坡均各回蘇
余不得已亦挈眷匆匆渡江南返回憶文選樓之會竟可
一而不可再吾師若預知其幾者不禁黯然也

芍藥

揚州黃右原比部家芍藥最盛嘗招余陪阮儀徵師賞之
吾師以腳疾不便於行端坐亭中遙望之余與右原則徧
履花畦真如入衆香國矣園丁導余觀新綻之金帶圍蓋
千萬朶中一朶而已余自詫眼福並語右原曰吾師與余
皆已退居林下此花之祥實惟園主人專之矣故余詩結
語云難得主人初日學定教金帶擅奇祥師和余韻云謝

卷一

五

公應爲蒼生起花主人應亦兆祥蓋爲周旋賓主起見而
朱蘭坡和詩云試看黃黃金帶色君家姓氏本符祥錢梅
溪和詩云料得主人應似客故教金帶早呈祥則亦專歸
美於園主人也吾師望余復起頗切故余疊韻詩云生怕
山前泉水濁隨緣止止卽延祥實答吾師詩意

南萬柳堂

邵伯湖之北數十里有儀徵師別墅在水中央四圍種柳
數萬株每歲長夏必於此避暑自題爲南萬柳堂以別於
京師之萬柳堂也繪圖作詩者屢矣近復得清湘子畫片
作爲南萬柳堂第四圖以新卷命余首題余謹次自題韻

成七律二首吾師甚稱賞之爲附刻於琴經室續詩中詩

云天然一幅水村圖眼福欣當寄廡初問字忽逢苦瓜畫

清湘子亦自號苦瓜和尚臨流便想坐茅漁北來戢戢投林鳥時避海氛者多

下宅東望茫茫縱壑魚安得牽船隨杖屨太平鄉裡補三

餘太平鄉爲柳堂八景之一若個將身入畫圖每逢佳處警吾愚白鷗

敢作誰馴想黃鳥眞知所止隅黃鳥隅亦柳堂八景之一南北平分萬

楊柳主賓晤對幾桑榆鑑湖底似珠湖好廿六陂前卅二

湖朱蘭坡謂余曰我適晤閣老極折服此詩謂次韻之作

能如無縫天衣自非老手莫辦並命我亦效顰我謂此詩

選辭沈着託興遙深己如崔顥題詩在上頭繼聲者必難

卷一

六

見好不如善刀而藏也閻老亦以爲知言

兜兜巷

在揚州日間與錢梅溪談邗江故事梅溪曰余近寓居之

西俗呼兜兜巷此名頗雅不知始於何年可入詩否余記

得柳南隨筆中有此事一時不能口述歸而檢書始得之

王漁洋爲揚州司李時見酒肆招牌大書者者館三字遣

役喚主肆者詢其命名之意主肆者曰義取近者悅遠者

來之意漁洋笑而遣之又揚州有兜兜巷甚隘而路徑

甚多居此巷者婦人多以做肚兜爲業而門面又相似故

行人多歧悞焉有作寄江南詞者二十首中一首云揚州

好年少記春游醉客幽居名者者悞人小巷入兜兜曾是
十年留次日以此語儀徵師師爲之解頤曰我數十年老
揚州今日始聞所未聞也

堵江口

余僑寓邦江無所事事然日聞海上警報怒然憂之當官

者惟但雲湖都轉

明倫

時從余講求此事余曰夷情如此

猖獗難保其不犯長江則瓜洲一帶口門不可不預爲之
計都轉問計將安出余曰揚州本富盛之區尙可有爲足
下所筦度支亦儘可挹注此地若無以禦之則他處更將
束手矣今大江兩岸口裡滿號之漕艘不下千百隻似可

卷一

七

預先調齊橫塞江口以鐵索聯爲巨柵每船中預伏數兵
安設鎗礮火器從頭艙中穴孔以待之再昭集捆鹽人夫
一二十名各予器械船隻使之并力堵禦重賞之下必有
勇夫以廢艘爲前茅以捆徒爲後勁四十里外有此兩層
扼隘暎夷雖猛恐亦不能飛來矣都轉聞之極爲動念正
在籌畫間而焦山口早望見夷帆夷兵倏陷鎮江卽回指
金陵不數日和議已成此事遂止余嘗爲都轉題雪舟籌
海畫卷第四首之末云時君已晉秩雄總度支府軍儲堪
挹注資海本利溥通才得藉手長袖乃善舞

上紆宵旰勤下壯風聲樹廢艘柵可資柵徒勇足賈仍願

備不虞芻蕘幸俯取阮雲臺師謂此崇論宏議不啻僅以詩論也

謚法

在揚州日偶與楊竹圃方伯林帖瞻比部揚祖談及吾閩

省運之衰因歷考國朝吾閩百餘年來文臣得謚者僅

五人一為南安洪文襄公一為安溪李文貞公一為漳浦

蔡文勤公及其從子文恭公一為侯官陳忠毅公赤蓋自

嘉慶六年蔡文恭公之後無一人再膺斯典者若武臣則

指不勝屈矣有一家五得謚者如平和海澄公黃忠恪王

栢栢及子忠勇公度從子忠襄公世襄愨公泰孫溫簡公應

卷一

八

異數殊榮實古今所希有此外如晉江靖海侯施襄壯公

環環及子提督勇果公世提督藍襄毅公廷及族子襄毅公

元元總兵朱忠壯公天而南安提督黃恪慎公有林溫儕公

君君胡勤愨公貴李忠毅公長邱剛勇公功總兵胡武壯公

聲聲數十年中同縣凡六人得謚亦盛事也按記此後數

日接閱邸抄恭悉松江提督陳化成蒙

賜謚忠愨亦同安人辛丑秋曾與余在吳淞共事三閱月

宋研

吾閩宋研最多余齋中即有數方所見於友人齋頭者亦不一而足韻石齋筆談云建炎己酉宋高宗避兵航海凡

上方所儲貢研載以自隨斯時風鶴傳警陽侯震蕩隨行
舳艫往往飄沒研之淪於波臣者不知凡幾厥後漁人蜃
戶偶或得之流傳閩廣奚啻天吳紫鳳嘉靖間福建許姓
者常估於蘇過文徵仲玉蘭堂見案上一研文頗珍重許
曰此研閩廣是處有之文笑曰此宋貢硯也乃端溪舊坑
豈易得哉許知其說逾歲卽攜宋貢研二十方過姑蘇文
見大駭易其四士人爭購之頗得高價後許攜三十方客
於金陵士大夫競買之詢其所自皆由古寺中得之或見
於鄉村訓塾蓋宋室將衰遷於南海故閩粵是處有之不
但高宗所攜而已近於揚州購得吾鄉鄭漁仲先生研底
鐫夾漈草堂四字左邊有紀文達師銘云惟其書之傳乃
傳其研鬱陶乎余心匪物之玩右邊有邵闇谷齊然銘云
曉嵐受 詔續通志漫士先生以夾漈舊研贈之闇谷居
士爲之銘曰墨繡斑斑閱人幾觚稜剝缺字不毀夾漈有
靈式憑此六百年後待吾子時乾隆丁亥正月按此裘文
達公所遺吾師紀文達公物余童時似在里中見之未知
卽此研否又不知何緣轉入江南也

天下太平四字

聞阮雲臺師在相位時每於歲除前用松江花絹方牋篆
書天下太平字如秦漢瓦當體分貽知好潘芝軒閣老以

四字所出問翰林諸公皆不能對師曰此五經中句耳聞老乃分屬軍機章京數人各檢一經始知出仲尼燕居篇云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夫是以天下太平也按四字見經僅此其見於周秦間書者鄧析子轉辭篇聖人寂然無鞭扑之形莫然無叱咤之聲而家給人足天下太平呂氏春秋仲夏紀天下太平萬物安寧韓非子忠孝篇天下太平之士不可以賞勸也天下太平之民不可以刑禁也其見於漢人箋注者詩維天之命序太平告文王也鄭君云今天下太平矣故承其意而告之公羊傳麟有王者則至何休云上有聖帝明王天下太平

卷一

十

然後乃至其見於史部者史記夏本紀禹告成功於天下天下於是太平治其見於雜子書者白虎通天下太平符瑞來至又藝文類聚引孫氏瑞應圖一角獸者天下太平則至又引中興徵祥說天下太平則騶虞見此外專用太平二字者則悉數難終矣余以壬寅春引疾解組以海氛方惡避居揚州適吾師亦書此四字見賜記予以心太平齋屬伊墨卿書額翁覃溪師見而訝之謂予曰昔陸放翁以心太平自額所居人皆謂取黃庭經語然古本黃庭經是閒暇無事修太平陸改脩爲心蓋當南渡之餘日切中原之望吾子何取乎爾回憶此語已隔三十年今雲臺師

之書此也年已七十有九而余亦六十有八若曰竊願我師弟以餘年長享太平之福而已因裝爲橫幅而紀其前後情事如右俾觀者有所考焉

丙午丁未

嘆夷滋事之初民間謠言紛起有寅虎之年定干戈語果於壬寅夏杪撤兵余寓揚州時和議尙未成警報踵至有術士昌言揚城只有虛驚必無大變然不免破財余親聆其說惟微言甲辰年有厄咎徵尤在北方然甲辰年自京師洎各直省並無事端惟春初東河大工垂成復決耳又言丙午丁未兩年兵象尤著衆以爲時尙遠姑妄聽之而

卷一

已按陽九百六元二之說自漢以來卽有之而丙午丁未爲國家厄會則其說實倡自宋人宋淳祐中柴望撰丙丁龜鑑十卷見文獻通考後有元人明人各爲續錄一卷則不著姓名按柴望江山人紹熙間由太學上舍除中書因淳祐六年丙午元旦日食上此書歷撫秦莊襄王以後至晉天福十二年凡值丙午丁未者二十有一皆有事變後元人續記宋眞宗景德三年至理宗淳祐七年值丙午丁未者五又明人續記元世祖大德十年至順帝至正二十七年值丙午丁未者二亦各舉時事以實之其元人續錄序引陰陽書曰丙丁屬火遇午未而盛故陰極必戰亢而

有悔也又曰丙祿在己午爲刃煞丁祿居午未爲刃煞則亦不過術數家言余生也晚回數六十年前丙午丁未間余方十二三歲然時已梗阻廈門值林爽文之變留滯年餘始得歸里亦不可謂非一咎徵然國家敬天勤民無時可懈豈待六十年一逢厄會始議修省且史傳所載亂多治少不必盡係丙丁則其說盡可存而不論特不可不使人知此說而以人勝天之理則存乎人而已

禫服

在揚州日有廣西舊屬某州判來謁自言丁本生父憂服甫闋將仍還廣西余順口問曰禫服亦已滿乎某茫然不

卷一

三

知所應蓋實不知期服之亦有禫也余曰君殆只知三年之喪有禫而不知期之喪古亦有禫只知二十五月之喪爲三年而不知十五月之喪古亦爲三年也時客中無書只手錄有孔奕軒先生禮說一條遂檢示之孔云喪服小記稱爲父母妻長子禫據禮妻爲夫臣爲君亦禫記無文者三年之喪必有禫自不待言此以父母長子與妻並舉則通謂期有禫者也爲父母禫蓋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亦然爲長子禫蓋庶子爲其長子亦然凡父母妻長子並有三年之義雖持重於大宗者不貳斬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猶當有禫或疑不杖期並無禫非也雜記日期之喪十

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日而禫有練有祥有禫故亦通稱三年假令遭喪於甲年之末除禫於丙年前後已涉三年也春秋左傳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謂后與太子墨子曰君與父母妻後子死三年喪服後子者爲父後之子卽長子也是妻喪禫期兼得三年之稱也蓋有二十五月之三年有十五日之三年亦猶大功有七月九月之異耳

璵璠

璵璠二字見左傳定五年陽虎將以璵璠斂注云璵璠美玉疏云一玉名疏必云此者因二字皆玉旁恐讀者誤爲二玉耳旣是一玉名則二字自不宜倒用說文璠字注云

卷一

三

璵璠魯之寶玉孔子曰美哉璵璠遠而望之奘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孚勝璵璠字注則但云璵璠也余由吳中引疾歸寄居揚州客有以詩贈行者句云濟時今柱石比德古璠璵余面告之曰詩句甚好非所克當惟以璠璵押韻尙宜酌改耳客艷然曰璠璵璵璠惟所用之左傳雖云璵璠而孔子之語則明日璠璵杜詩高價越璠璵蘇詩清廟陳璠璵古大家皆如此押韻然則皆非歟余曰孔子之語本是璵璠明見說文今引孔子語者或誤作璠璵耳不得以誤者爲據而以不誤者爲非也三國魏志鍾繇傳云晉之垂棘魯之璵璠宋之結綠楚之和璞潘尼

贈陸機詩云今子徂東何以贈旃寸晷惟寶豈無璵璠皆
尙不誤至唐以後始有誤沿作璠璵者實不可不辨耳

鮓魚

居揚州日偶以江鮓二尾獻阮雲臺師師以手束報之曰
此鮓魚卽爾雅之鮓當鮓曾考之否余行篋無書以屬黃
右原比部右原作鮓鮓說甚詳按鮓或作鮓通作時見韻
會爾雅鮓當鮓注海魚也似鮓而大鱗肥美多鯁集韻鮓
音囚似鮓而大鱗肥美多鯁或作鮓惟類篇言其出有時
故名鮓正韻言似鮓肥美江東四月有之然吾閩秋冬間
亦有之則其出有時之說不盡然也廣西梧州亦有之名
三黎魚又呼三來魚蓋一音之轉其味稍減此本海魚得
江水蕩滌之其味愈美故以出揚子江者爲佳余守荆州
過巖州皆得食之昔人謂荆州有鮓主起刀兵不宜食余
以八月食鮓次年五月升任去荆毫無他警則前說亦不
盡然也此皆右原說中所未及者故附記之

治疝古方

僑寓邗江居停主人有患疝疾者甚苦憶余在清江浦時
亦犯此證有客教以荔支核煎湯服之遂愈因以此方授
之殊未見效一日偶翻舊書中夾有一紙條云辛稼軒初
自北方還朝忽得癩疝之疾重墜大如杯有道入教以服

葉珠卽薏苡仁也。法用東方壁土炒黃色，然後入水煮爛，放沙盆內研成膏。每日用無灰酒調服二錢，卽消沙。隨先生亦患此，證辛以此方授之，亦一服而愈。按此一段，忘卻在何書鈔來，因卽以此原紙授居停主人，如法製服五日，而霍愈。古方之有用如此，因急筆記之。

洗眼神方

暗室燈

書載

一洗眼神方。云山西太原守藥景錫失明十

九年，忽有神人傳一靈方，用厚朴五分，清水一碗，煎至五分。洗之卽愈。復爲山東萊州守，未洗之先，須齋戒沐浴，將洗之際，須迎日光焚香，一日三次。其方已傳七代，治好者

卷一

五

指不勝屈，其方簡便，易行，必有益也。日期爲正月初三日、二月初六日、三月初三日、四月初五日、五月初五日、六月初四日、七月初二日、八月初九日、九月初十日、十月初三日、十一月初四日、十二月初四日。

屠蘇酒方

或問屠蘇酒之義，記得七修類稿中有之。屠蘇本古庵名，當從广字頭。廣雅釋庵作屠蘇，二字孫思邈特書此二字於已庵集韻云：屠蘇酒，元日飲之，可除瘟氣，亦作屠蘇。今人因思邈庵中出辟疫之藥，遂有屠絕鬼氣蘇醒人魂之說，可笑也。嘗憶得三因方上，有此藥酒，用大黃配以椒桂。

蓋孫思邈出庵中之藥與人作酒因遂名爲屠蘇酒耳其方爲大黃桔梗白朮肉桂各一兩八錢烏頭六錢菝葜一兩二錢各爲末用袋盛以十二月晦日日中懸沉井中令至泥正月朔旦出藥置酒中煎數沸於東向戶中飲之先從少起多少任意

一方加防風一兩

折骨傷方

紀文達師曰交河黃俊生言折骨傷者以開通元寶錢燒而醋淬研爲末以酒服下則銅末自結而爲圈周東折處曾以一折足雞試之果接續如故及烹此雞驗其骨銅束宛然此理之不可解者銅末不過入腸胃何以能透膜自

卷一

十六

到筋骨開也惟倉卒間此錢不易得後見張鷟朝野僉載曰定州人崔務墜馬折足醫令取銅末酒服之遂痊平後因改葬視其脛骨折處銅末束之然則此本古方但云銅末非定用開通元寶錢也

被毆傷風方

紀文達師又曰凡被毆後以傷風致死者在保辜限內於律不能不擬抵呂太常含暉嘗刊一秘方云以荆芥黃蠟

魚鱉三味

魚鱉炒黃色

各五錢艾葉三片入無灰酒一椀重湯

煮一柱香熱飲之汗出立愈惟百日內不得食雞肉耳此一方可活二命須廣布之

小兒吞鐵物方

漳浦蔡文恭公嘗語人曰吾校四庫書坐訛字屢經奪俸
惟二事得校書之力吾二幼孫偶誤吞鐵釘醫家以樸硝
等藥攻之不下日漸疔瘡後因校蘇沈良方見有小兒吞
鐵物方云剝新炭皮研爲末調粥與小兒食其鐵自下依
方試之果炭屑裏鐵釘而出乃知雜書亦有益也

治喉鷺方

黃霽青曰族兄秋坪室錢氏素患喉鷺喉鷺者喉間起疱
腫痛甚者兩兩脹塞名爲雙鷺勺水不能下咽治稍稽緩
呼吸氣閉往往致斃錢所患類是屢治屢發恒苦之秋坪

卷一

七

嘗自粵東歸於江山舟次聞同舟人有譚奇証及治喉鷺
方者云斷燈草數莖纏指甲就火薰灼俟黃燥將二物研
細更用火逼壁虱卽臭蟲十箇一并搗入爲末以銀管向所

患處吹之極有神效因關心而默記焉及歸錢恙復發較
前尤劇醫者束手憶及舟次所聞之方亟依法製治數吹
後則雙疱忽潰嘔吐膿痰盪許旋即平復嗣是遂不復發
秋坪歎爲神效眞不啻仙方云按指甲燈草本喉症應用
之品至合壁虱爲三味則古方所未有不知所述者從何
處得來耳 又喉間方覺脹滿起疱者急以食鹽自搓手
掌心鹽乾復易新鹽搓之數刻卽消此亦極簡便之方而

極有效曾屢經試驗者也

治痰迷譫語方

李葛峯太守景暉曰凡譫語者皆心爲痰所搖應用鮮猪

心一具將辰砂一錢甘遂二錢合研爲末藏猪心中外用牛糞煨熱取出藥末和作兩丸再將猪心煮汁和丸吞下卽愈時蘇州有人患痰迷病服此方而愈李所目擊故轉以告余因記之

治積受潮溼四肢不仁方

歌訣云十大功勞三兩重八棱藤根五錢輕淫羊藿與千年健紅花當歸五加皮陳皮六味俱三錢一共八味煎濃汁配入陳燒四斤足再加無灰酒十斤封壘七月隨量飲一月之後見奇功此方係揚州異人所傳聞葉筠潭方伯服之有效

止血補傷方

姚伯昂總憲竹葉亭雜記曰余姪婿張子畏太守寅官農部時赴圓明園畫稿車覆輿夫爲輪所壓傷兩腎子俱出以爲無救也余適在朝房以語申鏡汀前輩申亟錄一方見示且言昔親見兩舟子持篙相鬥篙刺額角而穿以此藥敷治之而愈其藥止痛止血且不必避風余急照方配藥令輿夫敷之半月而愈復以治刀箭馬踢跌傷無不

驗其方用生白附子十二兩白芷天麻生南星防風羌活各一兩各研極細末就破處敷上傷重者用黃酒浸服敷錢青腫者水調敷上一切破爛皆可敷之卽愈地方官若能於平時預製以治門毆傷可活兩命價不昂而藥易得亦莫便之陰功也

屏賊盜咒

伯昂總憲又曰山東李鼎和傳得屏盜賊咒語羈旅路宿頗可預防咒云七七四十九盜賊滿處走伽籃把住門處處不着手童七童七奈若何於清晨日出時向東方默念四十九徧勿令雞犬婦女見之

卷一

九

歸田瑣記卷二

福州梁章鉅撰

致劉次白撫部

鴻翔書

道光壬寅春初引疾得請於秋仲歸抵浦城有致劉次白撫部一函語頗切直而有關係非同尋常尺素書也因附錄於此云某自引疾得請後應卽旋閩因倣襲之頃忽聞浙東暎夷猖獗大帥奔回杭州錢塘江一帶戒嚴莠民乘機劫斂行旅相戒裹足不得已暫至揚州避之嗣因揚城警報踵至探知夷艖已迫焦山口復踉蹌挈家於六月初渡江時京口草木皆兵一葉扁舟從鋒鏑中奪路而出甫

卷二

一

過丹陽卽聞鎮江府城已被夷兵攻破道途梗阻幸途遇帶兵大帥齊禮堂參贊慎北來救援某與參贊曾爲甘隴同寅承其沿途擁護星夜趲馳得以安抵蘇州復連夜乘潮至富陽神魂始定六月杪至衢州探聞江南大吏以千萬金錢與暎夷議和許其於江南浙江福建廣東四省設立馬頭互市業經奏准嗚呼此乃城下之盟不得已權宜之計惟我

皇上如天之德深憫東南百姓久遭荼毒勉從置吏所請使民氣得以小蘇凡薄海含生負氣之倫無不感頌

皇仁而咨嗟太息於臣工措理之失當也七月初至浦城

本擬卽日買舟順流歸里忽聞嘆夷復欲在福州添設一馬頭執事已爲據情奏請不勝駭愕且聞省垣紳戶紛紛各爲搬移之計因此觀望不前繼聞此事已奉

中旨再三駁飭仰見

聖明覆載無私洞鑒於萬里之外俾濱海臣庶均各安耕鑿於堯天舜日之中爲之額手稱慶乃不數日又聞執事以此事頂奏求順夷情則誠某之所不解也試問執事夷情重乎民情重乎夫前此之准議和乃我

皇上之順民情以順夷情此經中之權史傳中屢有之今此之請添馬頭乃執事之拂民情以順夷情果何說以處

卷二

二

此民爲邦本執事於本末之分順逆之理亦曾熟思而審處之乎且此事本末至易明也以省分論福建不能先於江南浙江廣東也以富強論福建不能勝於江南浙江廣東也乃江南浙江廣東每省只准設一馬頭而福建一省獨必添一馬頭以媚之此又何說以處之且江南之上海浙江之甯波福建之廈門廣東之澳門本爲番船交易之區而福州則從開國以來並無此舉今以亘古未聞之事而爲恭奉外夷之故強率吾閩數十萬戶商民必與上海甯波澳門一律辦理於國計民生政體均所未安此又何說以處之况中原濱海各省不一而足倘該夷援福州之

例於山東索登州馬頭於直隸索天津馬頭於遼東索錦州馬頭則概將惟命是聽乎况外番如暎夷者亦不一而足倘各外番並援暎夷之例亦於濱海各省請分設馬頭則又將惟命是聽乎且福州省城外距五虎門大海尙有百十里之遙蘇州省城外距常熟海口不過百里浙江省城外距龔赭海門亦不過百里廣州省城則外距澳門不過數十里若皆以海道可通之故各援福州之例並請於各省會分設馬頭又何詞以拒之且執事亦知該夷所以必住福州之故乎該夷所必需者中國之茶葉而崇安所產尤該夷所醉心旣得福州則可以漸達崇安此間早傳

卷二

三

該夷有欲買武夷山之說誠非無因若果福州已設馬頭則延建一帶必至往來無忌某記得道光乙未年春夏之交該夷曾有兩大船停泊臺江別駕一小船由洪山橋直上水口時鄭夢白方伯以乞假卸事回籍在竹崎江中與之相遇令所過塘汛各兵開礮擊回則彼時已有到崇安相度茶山之意其垂涎於武夷可知此時該夷氣餒視十年前更甚得隴望蜀人之常情况犬羊之無厭乎此局果成其弊將有不可殫述者願執事合在城文武各官及在籍老成紳士從長計議極力陳奏必可上邀

俞旨下洽輿情使暎夷知中國不可以非理妄干自當帖

然聽命甚不願後日以盧龍之責歸咎於當時之大吏及士大夫也敢拜下風伏惟垂鑒幸甚 按是時吾閩怡悅亭督部方巡臺灣遠在海外省中事務統歸次白撫部主持余在江蘇藩任時次白爲太湖同知曾以濬河便民薦舉加知府銜次年復以 計典卓薦擢守徐州洊至開府以余爲舉主執弟子禮頗恭故余不憚傾倒言之次白雖不以爲忤而迄不能見諸施行頃聞暎夷竟相擊入省城與大小官吏相通謁且佔佳烏石山上之積翠寺設牙旗鼓角民間驚擾官吏不知所爲至是始追咎於始謀之不臧而不幸余言之中也悔何及矣

卷二

四

砲說

暎夷之滋擾羊城也余適在西省梧州帶兵防堵前後選運大砲自三千觔至八百觔不等凡四十座解往廣州協濟皆經奏明令事平仍運還各處嗣聞或失於賊或沈於海無一座還西者旣量移蘇撫復在上海防堵嘗與陳蓮峯提戎並騎由吳淞海岸一帶查演各砲大小不下百十座又在上海城中親督局員開鑄新砲亦不下數十座年暎夷長驅直入城內外各砲盡歸烏有議者遂謂中土之砲遠不敵暎夷之砲此非探本之言也夷船之先聲奪人者莫如桅頂之飛砲廈門及寶山之陷皆由於此其火

光逆射縱橫一二丈恃以攻敵則不足用以驚敵則有餘故統軍者驚奔而衆無不潰矣此孟子所謂委而去之者今日軍中全坐此病則又何我砲彼砲之分乎自軍興以來各省所鑄大砲不下二千座虎門廈門定海鎮海寶山鎮江之陷每省失砲約四百餘座其爲夷船所得者約千五六百座廈門之戰我軍開砲二百餘僅一砲中其火藥艙大艘轟裂沈海夷船遂退是數百砲僅得一砲之力也定海之戰葛總兵開砲數日僅一次擊中其火輪頭桅卽欹側退竄是亦數百砲僅得一砲之力也但使砲發能中則我砲亦足破夷如發而不中卽夷砲亦成虛器夷艘及

火輪船多不過數十大小杉板船亦不過數十但使我軍開數百砲內有數十砲命中卽可傷其數十船沈一船可殲數十人壞一船可傷數十人尙何夷砲之足畏如發而不中則虎門所購夷砲二百座其大有至九千觔者何以一船未傷一砲未中是知砲不在大亦不在多並不在專仿洋砲之式也或謂砲之能中專在準頭兼由地勢余謂此亦非確論陸戰之砲須定準頭而水面之船則無定勢昔人所謂以呆砲擊活船何能必中地勢之說似矣然余曾親登寶山砲臺正當大海入港之口不高不低旣無突出水面之危又無四面受敵之慮嘗與蓮峯提戎坐談半

响深歎昔人相度之善克成天險之形似他處砲臺更無
如此之得地勢者而虛砲一轟全軍皆潰又何說乎故曰
兵無常形地無常勢果能衆志成城則又何砲之不可用
乎辭官歸里後有詢問夷情者率以畏砲爲言因撫所知
告之

家居

古人家居每相戒不入州府當官枉顧者必閉門不納此
高人退士所尙若曾任顯職者則不盡然居是邦而事賢
友仁就高年而采風問俗於禮原不禁往來也惟余前後
兩次皆以引疾假歸疾雖少間亦未便輕出酬應諸大吏
有辱駕問訊者無不欵接而從不敢登門謝步但走倅以
一刺相報而已戚好中尋常慶賀亦一概不行惟偶有以
酒食相召者則無不往應人多嗤之以爲旣省往來而復
赴飲召何以爲守禮余笑答之曰禮時爲大稱次之余本
以疾歸酬應則有勞形之苦飲醺則收頤養之功於養疴
最宜亦最稱如之何其禁之語所謂暗合道妙者而反以
此相詆譏抑何其不諒乎

請鑄大錢

余在廣西巡撫任內曾有請鑄大錢之奏爲戶部議格不
行嗣由江蘇巡撫任內引疾得請於陳謝摺內復申此說

則留中未發比年於邸報中知某御史亦有以此事陳請者大約亦必被部駁不行韓詩所謂中朝大官老於事詎肯感激徒媵嬰者蓋不自今日始也今年回福州廖儀卿觀察鴻藻亦主此議知余已經入告索閱舊稿因並錄

前後二稿示之近日復讀吾鄉許畫山作屏青陽堂文集

中亦有請鑄大錢一疏稿畫山官職非可奏事當是爲某大僚所擬或僅存其說而未發或已經奏入而未行均不可知其疏後所擬十款則皆切實可行有輔余前稿所未及者急備錄之以待施行者採擇焉 一曰嚴收銅收銅之法不在嚴刑而在重價今各直省州縣軍民人等按東

卷二

七

西南北四鄉分春夏秋冬四時交銅除佛像不毀外一切紅銅器具盡行交官官照庫秤設秤二面委就近之吏目巡檢典史等員監督妥書眼同該花戶當堂稱准隨卽散給領價執照每觔給銀六兩照內將銅觔銀數開載分明期以第三年仍按方按時赴官支領如有不肖官吏抑勒銅觔尅減銀價許該交銅各花戶就近道府衙門呈控審實按贓依枉法科罪交銅之後各花戶倘尙有不實不盡者限一年內許陸續呈繳一年以外州縣官率同所屬吏目巡檢典史等員仍按東南西北四鄉依春夏秋冬四時分路嚴查如有隱匿紅銅一觔以下者罪杖一百一觔

以上者罪滿流十劬以上者發近邊充軍有能提銅首報一家藏匿紅銅十劬以上者審實官給首報人賞銀二十兩五劬以上者給首報人賞銀十兩如虛予杖八十銅收盡後由該州縣運送各該省藩庫存貯運費每銅劬在藩庫領腳費銀五分似此既以重價鼓舞之於前復立嚴刑督責之於後天下紅銅自然盡歸於官矣 二曰嚴採銅採銅之法令天下凡採紅銅之山由督撫轉委道府大員監採如有透漏銅劬者本犯按數科罪一劬以下者杖一百一劬以上者滿流五劬以上者發近邊充軍十劬以上者絞監候監採道府訊不知情依失察從重議處如或知

卷二

八

情故縱革職或通同舞弊分贓計贓准枉法論罪停採之時嚴行封閉請專設守鑛官一員以正八品佐貳等官主之就近建置衙署以便巡查倘有奸徒私行盜採者准透漏銅劬律論罪守鑛官論罪亦與監採之道府同緣民間紅銅現存較少誠恐不足以供鼓鑄之用故須隨時開採以廣財源也 三曰精選銅選銅之法請專用紅銅我朝五代之錢惟雍正錢閒有用紅銅者然多經私毀改造銅器民間現存者百不得一餘順治康熙乾隆嘉慶並前代偶存古錢皆係白銅與紅銅銅色迥別奸民卽欲毀小爲大希圖重利而劑色不同無能參亂此專用紅銅所以

絕盜鑄禍本也 四曰妙給價給價之法每銅筋既定給銀六兩如必關支 國帑則數無慮千萬一時斷難應給今定以交銅之第三年正月令各直省藩司將各州縣所解到銅筋開局鼓鑄先鑄當千大錢及當五百大錢當千者作銀一兩當五百者作銀五錢每花戶交銅一筋給當千者三枚計作銀三兩又給當五百者六枚計作銀三兩共合銀六兩似此以民之利還之於民間輸銅一筋卽得銀六兩不須損上自然益下此所謂藏富於民者也 五曰擅贏餘贏餘之法每銅一筋可鑄當千大錢八枚作銀八兩除鼓鑄工料之費每銅筋去銀四錢又除州縣運

銅腳費每銅筋去銀五分運錢腳費每銅筋去銀五分共去銀五錢實存銀七兩五錢今以六兩給花戶作銅價計每銅筋淨餘銀一兩五錢通計各直省共一千三百餘州縣每州縣通算約三萬家家輸紅銅約五筋每縣可得銅十五萬筋各直省通算約可得銅一萬九千五百萬筋每銅筋餘銀一兩五錢通算約得銀二萬九千二百五十萬且隨時開採每得銅一筋除鑛費運費鼓鑄各等費總可淨餘銀六兩有零此則不資之富取之無窮不須損下自然益上是又所謂藏富於君者也 六曰精鼓鑄鼓鑄之法當千大錢陽文右曰當千左曰重二兩陰文曰嘉慶通

寶當五百大錢陽文右曰當五百左曰重一兩當三百大錢陽文右曰當三百左曰重六錢當二百大錢陽文右曰當二百左曰重四錢當百大錢陽文右曰當百左曰重二錢陰文皆同皆用漢文楷書以便民間別識由戶部先精製錢樣頒發各直省省立一局委道員監鑄銅劑首要潔淨鼓鑄必極精緻輪郭必要分明肉好亦要均得倘有雜和鉛錫及鑄不精工等情弊將該監鑄之員嚴審定擬果有侵蝕銅筋照壞亂錢法罪絞監候 七日審銖兩銖兩之法每銅筋鑄當十大錢三枚枚重二兩計三枚共重六兩鑄當五百大錢四枚枚重一兩計四枚共重四兩鑄當

卷二

十

三百大錢四枚枚重四錢計六枚共重二兩四錢鑄當二百大錢六枚枚重四錢計六枚共重二兩四錢鑄當百大錢六枚枚重二錢計六枚共重一兩二錢每銅一筋共鑄五品錢二十三枚共重十六兩似此大小輕重各依其直折半遞減奸民卽欲燬小爲大竊取厚利而銖兩適合並無盈餘無可爲利盜鑄之源不禁又絕矣 八曰禁剪鑿剪鑿之禁依古有之今令如有剪鑿輪郭而損缺者或有盜磨錢質而取鉛者重不如其文皆廢勿用其敢於作奸損壞之人准左右隣及地保族屬人等舉首審實賞舉首人當千大錢五十枚作奸損壞人准盜鑄律論罪 九曰

廣流通流通之法令當千大錢作紋銀庫平一兩當五百者作銀五錢當三百者作銀三錢當二百者作銀二錢當百者作銀一錢其奇零小用仍照現在當一制錢以便行使凡民間交易皆准此定價永遠遵行並農民完糧商人納課俱准作銀照數輪將其有牙行市僧敢於把持抑阻者一經發覺照違制律從重發近邊充軍 十日慎示信示信之法於未收銅之先由戶部刊刻頒發各直省告示令民間除佛像不毀外凡一切紅銅器具盡行呈繳按東南西北四鄉分春夏秋冬四季該花戶親自費銅赴各州縣衙門眼同官胥稱准州縣官每日委吏目典史等官督

同當堂上兌兌明隨給各花戶領價印照每銅筋給價紋銀六兩將銅筋銀數開載分明期以交銅之第三年仍按春夏秋冬赴官領價倘該管官吏有抑勒銅筋尅減銀數等情許該花戶就近道府衙門喊告該道府卽行嚴訊審實按數以枉法贓論罪軍民人等如有呈繳未盡者准一年內續交一年以外該州縣官及所屬之吏目巡檢典史等員分路親赴嚴查倘花戶等敢於隱匿不繳者查出每銅一筋以下者予杖責一筋以上者滿流十筋以上者發近邊充軍有能持銅呈首者酌量銅筋多少官予賞銀此戶部刊刻頒布收銅給價之明示也此示只明告以交

銅之利匿銅之罪不必令民間預知將以更鑄大錢以防
匿銅不交之弊俟銅筋收清之後於第三年春初再由戶
部刊刻頒布各直省改鑄大錢告示凡新收紅銅精選潔
淨令各直省巡撫委道員就省開局鼓鑄當千大錢枚重
庫平二兩作紋庫銀一兩當五百大錢枚重一兩作銀五
錢當三百大錢枚重六錢作銀三錢當二百大錢枚重四
錢作銀二錢當百大錢枚重二錢作銀一錢凡民間交易
并完糧納課俱准依數作銀作錢兩下行用其奇零小數
仍用常行當一制錢以便行使自更鑄之後永遠遵行萬
年不易倘有牙行市蠹膽敢阻抑者一經發覺照違制律

卷二

三

從重發近邊充軍仍將錢樣依式刊示於後注明非眞足
紅銅及重不如其文者准勿用以防盜鑄雜鉛及剪鑿諸
弊此戶部刊刻頒發改鑄錢文永遠遵行之明示也 按

余在廣西陳奏此事初奉到 批回交部議奏而部中准

駁尙未奉有明文因復私擬一稿以備續陳旣奉部行以

現在錢法無弊毋庸更張則後稿亦遂束之高閣茲並錄

附以示儀卿云伏思錢法爲濟時急需而銅政實爲錢法

根本銅之來路不充而日勤鼓鑄之事銅之去路不禁而

徒嚴盜鑄之條猶非拔本塞源之計也夫以甚有用之銅

而聽其爲民間私家不急之物古人所謂貨惡其棄於地

者莫此爲甚大約風氣之華靡以漸而開由今追滌四五十年以前銅之爲用尙少比年則銅器充斥而東南數省爲尤甚如一煖手足之鑪雖小戶亦家有數具一閨閣之鏡乃徑寬至一二尺重至一二十觔一盥盆一炭盆一壺一鑊動重數觔又如大小鈺鏡與鼓相配而鳴者爲歲首戲樂之具從前惟富戶乃有之近則中小戶亦多有之舉此三數端則其餘可以概見皆由豪家相尙踵事增華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而於是省會之銅器店以百計郡城以數十計縣亦不下數家至究其銅所由來並非經商販運間有以廢銅易錢者亦千百中之一二耳然則其銅何

卷二

三

自而得乎則皆銷燬制錢而爲之也近日市中行用不見有順治康熙雍正三朝之錢卽乾隆嘉慶錢亦甚寥寥矣非皆燬而爲器之故乎然則居今日而議錢法舍禁民間銅器其流不得而塞卽其源無由而清然徒禁之而抑令呈繳甚至不繳則從而搜括之則滋擾之弊亦不可不預爲之防且常用之物驟爲厲禁亦無以服小民之心竊以爲宜令牧令設局公堂以漸收買之十里以內限一月十里以外限兩月皆輸繳淨盡每觔議定給以價銀若干如是則民不擾而浮議亦不起雖然山僻小縣庫中附貯之項皆別有所抵所徵地丁則隨徵隨解安得餘銀以爲收

銅之資竊又以爲宜從權變通准其開常平倉或卽照銀價以穀給民或出糶得錢以給之隨時變通民亦可以無擾總在奉行之得人耳收銅旣淨遠者或令銷鎔近者或卽以原物徑解省城總局然後酌量分別約上等銅若干可鑄當千當五百錢中等銅若干可鑄當百當五十錢下等銅若干可鑄當十當五錢不過數月便可集事但鑄造磨礮必極工緻而米炭工資必照時價給發使鑪匠有以養身家然後行之可久如現在各直省錢局之價尙是照康熙年間舊定者給發其中賄賂太甚則其弊更不可言是亦所當議及者也

鯤鰭

卷二

西

許畫山青陽堂文集中有延師說一首蓋吾鄉近事也說云聞有富室欲延師教子訪之三年矣始得一老宿歲供百金其子業南華者也初授以逍遙遊請曰鯤何魚也師曰小魚也富翁竊聽而笑之越三月業及庚桑楚又請曰鯢何魚也師曰大魚也富翁大笑曰魚之大小且不能辨也是可與卒業乎辭之去世之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如此富翁矣雖老師宿儒曾不能以享百金之食也可慨也夫按畫山之責富翁誠是矣抑其師亦不能無咎焉爾雅釋魚鯢魚子也國語魯語魚禁鯢鰭此鯢爲小魚之說

所本也左傳宣十二年取其鯨鯢而封之注鯨鯢大魚名此鯢爲大魚之說所本也然逍遙遊之鯢明爲大魚庚桑楚之鯢明爲小魚彼老宿者獨不顧文而思義乎則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實惟其師當之於富翁何責焉

飲量

浦城近日風氣遠不如昔不但談藝無人卽豪飲者亦少文字飲更不待言求如三十年前祖舫齋師之雅懷雅量杳不可得舊時門士落落如晨星壬寅秋初寄廡時有黃懋昭廣文訓者可稱大戶其時季述堂運副亦相伯仲而意專角勝終席叫喚卽其內不足之徵踰年則述堂遠出

卷二

五

懋昭酒力亦驟退惟季堯文廣文

松雲

尙堪自張其軍一

時遂無能出其右者述堂嘗問余服官中外所值酒侶果可當大戶者有若干人余曰里居時惟見閩邑令海豐張曦亭

映斗

者餉客以茶陪飲以火酒兩杯對舉並盡後客

來復然可以終日不倦通籍後則惟同年安化陶文毅公飲量食量並洪嘗言火酒或可醉人黃酒自可無量平生並不知醉鄉爲何似在安徽藩任時嘗與孫平叔中丞以火酒角量自辰至亥孫已酩酊而公仍陽陽如平常也述堂曰京中諸巨公先生自不乏真大戶可能舉其人否余曰此則吾師紀文達公詳言之矣師云酒有別腸信然八

九十年來余之所聞者以顧俠君前輩稱第一繆文子前輩次之余所見者先師孫端人先生亦入當時酒社先生自云我去二公中間猶可著十餘人次則陳向山前輩與相敵然不以酒名近時路晉清前輩稱第一吳雲巖前輩亦駸駸爭勝晉清曰雲巖酒後彌溫克是卽不勝酒力作意矜持也驗之不謬同年朱竹君學士周稚圭觀察皆以酒自雄雲巖曰二公徒豪舉耳拇陣喧呶潑酒幾半使坐而靜酌則敗矣驗之亦不謬後輩則以葛臨溪爲第一不與之酒從不自呼一杯與之酒雖盆盎無難色長鯨一吸涓滴不遺嘗飲余家與諸桐嶼吳惠叔等五六人角至夜

卷二

去

漏將闌衆皆酩酊或失足顛仆臨溪一一指揮僮僕扶掖登榻然後從容登輿去神志湛然如未飲者其僕曰吾相隨七八年從未見其獨酌亦未見其偶醉也惟飲不擇酒使嘗酒亦不甚知美惡故其同年以登徒好色戲之然亦罕有矣惜不及見顧繆二前輩一決勝負也端人先生恒病余不能飲曰東坡長處學之可也何併其短處亦刻畫求似及余典試得臨溪以書報先生先生覆札曰吾再傳有此君聞之起舞但終恨君是蜂腰耳前輩風流佳話如此近今則如廣陵散渺不可追矣

相傳 國初徐健菴先生食量最宏在京師數十年無能
與之對壘者及解官言歸衆門生釀餞之謂將供一日醉
飽也安一空腹銅人於座後凡先生進一觴則亦倒一觴
於銅腹以至殺載羹湯皆然銅腹因滿而倒換者已再而
先生健啖自若也乾隆年間首推新建曹文恪公秀先次
則達香圃大宗伯椿人言文恪肚皮寬鬆必摺一二疊飽
則以次放摺每 賜喫肉准王公大臣各攜一羊腿出率
以遺文恪轎箱爲之滿文恪取置扶手上以刀片而食之
至家則轎箱之肉已盡矣香圃宗伯家甚貧每餐或不能
肉食惟買牛肉數斤以供一飽肉亦不必甚爛畧煮之而
已宗伯人極儒雅惟見肉至則喉中有聲如貓之見鼠者
又加厲焉與同食者皆不敢下箸都城風俗親戚壽日必
以燒鴨燒豚相餽遺宗伯每生日餽者頗多是日但取燒
鴨切爲方塊置大盤中宴坐以手攫啖爲之一快

曼雲先兄家傳

道光甲辰春編刻曼雲先兄秋竹齋詩存九卷旣成書僉
謂不可無序余何敢序兄詩顧念兄之行誼惟余知之最
悉不可以無言因摭拾其事爲家傳一首附焉傳曰公姓
梁氏初名雷成進士後改今名字脊中一字曼雲又字曼
叔晚號江田田父茂才叶所公之第三子也叶所公精於

星命之學於其誕之月前數日語家人曰若生於某日某時必非凡格已果應期實乾隆之辛卯年辛卯月己卯日丁卯時也幼慮其弱不督之學十齡即可應童試禁弗使出而向學益勤光州吳香亭先生來督閩學聞其爲文章宗匠銳欲入試諸季父私縱之出遂補弟子員嗣丁叶所公憂三季父岱巖公作令黔中攜與俱踰年爲甲寅聞有恩科遂辭歸與同懷伯兄虛白公及章鉅同舉於鄉是科功令新舉人歸督部覆試揭重榜於鼓樓上冠其曹嘉慶已未成進士 殿試以十卷頭引 見入翰林是年秋開 實錄館座主大興朱文正公領其事精擇儒臣二十

八人 奏爲纂修公以新庶常獲與茲選前後所僅見也在館日屢被紗葛瓜果之 賜又內發摺疊扇數十柄

勅館臣之工楷法者分書之公亦在選散館一等 授編

修是冬乞假省母座主長沙劉文恪公敦留之不獲文恪

嘗語人曰梁三品學事事稱吾意惜其不能飲酒無以傳

吾衣鉢耳雖一時戲語亦足見其契分之深矣歸里未數

月值滿洲文遠臬少宰督浙學招之入幕時撫浙者爲儀

徵阮相國皆座主也公往來兩節署請業請益所學愈進

旣又以省母辭歸旋丁內憂以二親未葬又體中多病遂

不復出公幼穎異見解多出人意表六歲學書卽能摹懷

仁聖教序叶所公欲令專意楷書授以快雪堂本樂毅論
學之經年一日瞿然曰此非右軍書也乃舍去泛濫學篆
隸而書益工兼精篆刻又旁通繪事偶作寫生花卉以憚
南田設色太濃每以淡遠相勝然不多作零縑片楮人皆
寶之中年自以生性卞急欲託琴德以自養其天學之輒
有得有以古琴一具來售者背刻光化二年字下有升字
押物主轉以相質公審之知爲唐昭宗年間所製升字或
是雷升押字驗其二三徽吟聲極清長非千年物不能因
囊空不能購薦之友人以價廉不之貴遂爲俗流所得公
惋惜累日作詩閔之鄉里多詫其事生平篤於友誼然性

卷一

九

落落寡合尤不喜與顯者往來里居時與曾禹門奮春廖

佩香英爲貧賤之交二君皆詩人時以唱和相劇切佩香

早卒公爲營墓山中督工四十餘日不倦執杵者皆感激

相勸用力事畢題其墓門曰黃壤可憐埋傲骨青山長遣

伴吟魂在京師時惟與同年蕭山湯敦甫金釧高郵王伯

申引之涿州盧厚山坤通州白小山銘桐城吳春麓廣枚

武威張介侯澗爲道義文字之交歸里後亦斷絕音問數

人中有持節來聞者則亦彼此不通一刺足跡不入州府

有過訪者輒拒不納以此得孤傲名閉戶讀書謝絕人事

於醫卜堪輿之學靡不宣究自言窮經非力所能雜考據

亦性所不近惟論史及論詩似別有會心之處故今所存詩咏史之作居其半二十許歲時嘗自錄所作古近體一帙屬章鉅轉呈同里鄭蘇年先生先生極賞異之詳加評論最之以理性情績學問公爲之心折自是守先生之指授終身不忘詩亦日進五十歲外始勒成定本意欲託章鉅以傳於世見於自叙中時章鉅方宦游南北公書未及達遽歸道山年僅五十有七越十餘年章鉅再歸田從福州老屋中檢取遺稿其孤兒乃出秋竹齋吟卷兩帙相示則皆公所手錄塗乙之痕滿紙因費旬餘日之力鈔一副本而刪其憤懣率易諸篇次爲八卷附以館課試律一卷

卷二

三

合成兩帙已足以存公之生平然非篤於情復深於學者未易覘其底蘊惜蘇年先生不及見其成也因屬其門弟子王未蘭校付梓人以質世之知詩者聞此外雜著尙有陳氏古音考訂讀詩考韻新譜四書偶識史漢眉評說文小箋難經發明兩漢魏晉宋齊詩式全唐詩隨筆唐人風格集杜園說杜韓詩細蘇詩鈔以及四書文稿尙不下數十卷藏其壻何肫邁孝廉家論曰公性孤介寡交游薄滋味自言臟腑清虛食愈少而身愈快眠愈少而神愈清余常謂公平生有數反家無長物而用財如泥沙不計有無至錙銖之入輒相顧動色不苟取下於己者煦煦相歡暱

卽窮獨孤寡惴然恐不當其意而不喜與權貴豪富交稍
不稱心卽怒形於色以故人多望而畏之而有時坦易之
處則又不可測以恒情此其所以雖踐清華而終歸窮困
也憶余與公同上公車以己未元日過杭州西湖初游淨
慈繼至靈隱公挈余坐冷泉亭上徘徊瞻顧恍有所思余
欲與公同進寺門促之至再公堅不入余頗訝之歸舟中
詰其故公曰昔曾夢游一大寺甫至門寺中鐘鼓並作有
僧衆謹迎曰老和尚歸來矣我曰我尙有未了之事此時
無暇留此遲三十年可也今日見寺門宛然夢境是以不
欲入耳然則公前身其僧矣余又烏從而測之

壽序

卷二

三

甲辰中秋接劉次白撫部來函以余七十壽辰擬欲製一
序文爲祝旣又思壽序非古尤非所宜於大人先生現在
重編文集僅存祝女壽者數篇其前所存壽序已盡行刪
去今謹成七言律詩二首奉寄云經濟文章兩不磨八閩
靈氣拱山河 恩持前後巖疆節惠播東南芟舍歌白首
高風疏傅少蒼生霖雨謝公多卅年中外勞經畫道履天
教養太和 廿四中書比昔賢關心民瘼食爲天救荒最
著江南策達變能歸海上船論報自應仁者壽辭榮早占
福之全師門此日瞻依近願附耆英拜綺筵按兩律矜鍊

名貴固是高手然謂壽序非古則不盡然自前明以來名
人文集中此體並未全刪但須擇其有關係者存之卽與
傳記文字無異卽如今秋福州親友公製一序寄祝係王
雁汀太史慶雲所撰雖撫部亦極爲擊節此等文自可不
朽余亦竊冀附傳豈得以壽文非古概斥之乎附錄於後
以質讀者序云今

上卽位二十四年秋七月吾鄉梁茵林先生七十誕辰先
二年先生由江蘇巡撫乞疾歸寓浦城至是鄉之士大夫
謀歸先生而不得則共謀以詩文寄祝而授簡於慶雲慶
雲固陋何足以述先生願辱先生知最深不敢以不文辭

卷二

三

梁氏出長樂江田自前明以儒世其家至乾隆間始顯先
生由詞垣歷樞禁出典封圻數歷中外四十年懸車之日
神明不衰天之篤生老成使享大年受多祉乃出於十五
世儒冠之家蓋其所從來者遠矣夫人臣事君大節在進
退惟大臣尤難其進也委蛇持重度吾身之可以有爲而
其退也使臣子知有不可苟之祿而終不以遠賢之謗歸
之朝廷是故進亦所以事君退亦所以事君先生自壬戌
通籍還家主講席者將十年讀書自娛不汲汲進取履外
任不六七年由郡守至方伯上方嚮用而先生以疾引

歸旣歸之四年特旨召授甘肅藩司擢撫廣西調江蘇

於是再以疾辭可以有爲而後進一不可而遂退夫以先生受主知得行其志而猶難進易退如此先生之撫江蘇屬嘆夷窺我東南先生督師駐上海自吳淞至寶山口斥堠嚴肅其經畫有方尤在縱商民海舶入港而不拒以資敵時軍事屬揚威將軍先生積憂成疾乃疏請致仕聞先生之將引疾也遇所知益劇談當代人物與否泰消長之理一月之間封章再上人莫測所繇疑有所掇擊者久之中旨未下而先生遂以疾行先生精吏事所至有善政所拔薦多偉人宦東南久屢修水利如泖湖練湖吳淞孟瀆爲澤甚溥辛卯江淮大水流民塞道先生多方資送

卷二

三

留養凡活六十餘萬人昔富鄭公在青州活饑民五十萬自言勝作二十四考中書先生功德在人於是爲大矣生平無他嗜好以著述爲性命強識博聞達於國家掌故其居鄉以文獻爲已任於經史皆有撰述尤精文選旁及藝文雜記定著若干種文章潤身政事及物惟先生實兼之今大江南北喁喁然望先生復出而先生方以疾解竊謂先生精神強固疾既有瘳且惟上能保全始終使先生得以疾辭則亦惟上能愈先生之疾而起之先生其俯仰屈伸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利臟專志積精以適神頤養天和相時而動此則都人士所以壽先

生之意也

歸田瑣記卷二終

卷二

三

閩蠻互稱

福建之爲閩自古及今無異而今西北人或並以蠻稱之吾鄉士大夫又或並閩之名而不居而別爲稱曰東越曰冶南皆未詳考也莫古於周禮八閩七蠻之分鄭注閩蠻之別也國語曰閩芊蠻矣按此所引鄭語史伯之詞上言荆王熊嚴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紉叔逃難於濮而蠻季紉自立乃曰蠻芊蠻矣謂叔熊旣避難居濮而從蠻俗也彼不作閩者賈疏謂後人轉寫者誤鄭氏以閩爲正

卷三

一

叔熊居濮如蠻後子孫分爲七種故謂之七閩然考史記楚世家熊嚴卒長子伯霜代立是爲熊霜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熊霜六年卒三弟爭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難於濮而少弟季狗立是叔之居濮在宣王世周禮爲周初之書安得先有叔熊之後分七種爲七閩之理且牧誓武王伐紂時隨從之國有庸蜀羌髡微盧彭濮八種孔傳云庸濮在江漢之南杜預左傳釋例直云建甯郡南有濮夷建甯郡乃蜀漢時改益州所置其地當屬梁益在今四川雲南間七閩果叔熊居濮之遺裔何地之相隔絕遠耶許氏說文云閩東南越蛇種從虫門聲所指東南較濮之在西南

爲得其實然蛇種之言實不知所據近人有據說文謬稱
閩人爲蛇種者先叔父太常公笑駁之云漢書明言遷其
人於江淮間則今江淮間民乃真蛇種而今之閩產無與
焉最爲痛快近人無以難之竊思今之連江羅源及順昌
諸邑山谷間有一種村氓男女皆椎魯力作務農數姓自
相婚姻謂之畚民字亦作侂意卽漢書所云武帝旣遷閩
越民於江淮間虛其地其逃亡者自立爲冶縣此卽冶縣
之遺民而畚之音與蛇同豈許氏承訛遂以爲蛇種歟且
蠻之字許氏亦云蛇種安得蛇種之多如此豈蠻與閩名
異實同然周禮又何以七八別數歟竊謂草昧之初南方

卷三

二

閩蠻未通中國其人率皆蚩蚩蠢蠢故其字從虫以象之
卽如古狄字亦從犬至犬戎則直以犬爲名又如獯鬻獯
狢之類字皆從犬又豈得盡以犬種稱之嘗考山海經謂
浙江出三天子都在蠻東在閩西北則浙西爲蠻浙東南
爲閩審矣閩之置郡始於秦之閩中郡然秦之閩中郡地
大實兼得漢會稽豫章二郡之半揚雄揚州箴曰閩越北
跟夫東越在禹貢揚州域而云閩越北跟則閩越者南越
也文選魏都賦吳蜀二子曰僕黨清狂怵迫閩濮是吳卽
閩也張協雜詩云閩越衣文蛇李善注引蘇武書曰越人
衣文蛇是越卽閩也宋之問早發始興口詩候曉踰閩障

乘春望越臺是韶州曲江亦閩也李白題元丹邱山居云
竭來遊閩荒捫陟窮禹鑿夤緣泛潮海偃蹇陟廬霍此盖
用史記河渠書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之語是廬九之間
亦閩也獨孤及邕州馬退山茅亭記云是亭也僻介閩嶺
是嶺南西道亦閩也韓文公送惠師詩嘗聞禹穴奇東去
窺甌閩又撰胡珣神道碑云至閩南兩越之界夫兩越者
東越南越也而在閩之南則會稽豫章皆閩也史記吳太
伯奔荆蠻號曰句吳司馬索隱云蠻者閩也南夷之名蠻
亦稱越則是古人合蠻閩吳越而一之若今時封畛攸殊
各有筦轄則不得竟以蠻爲閩也則又何必辭閩之名而
不居而自詡曰東越曰治南以爲古乎

卷三

三

常成二公

韓公作歐陽詹哀辭云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鳥之樂雖
有長才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
初故宰相常袞爲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袞以文辭進
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泣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
辭者袞親與之爲客主之禮觀遊宴饗必召與之未幾皆
化翕然詹於時獨秀出袞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
舉進士由詹始後人皆據此謂進士始歐陽詹而聲教實
開自常袞然考閩川名士傳及淳熙三山志則閩人之舉

進士有薛令之林藻皆在歐陽前而獨孤及集中載福州
新學碑銘云閩中無儒家流成公之始至也未及下車禮
先聖先師退而嘆堂室湫狹教學荒隳懼鼓篋之道寢子
衿之詩作是以易其地大其制新其棟宇盛其俎豆俎豆
旣修乃以五經訓民考校必精絃誦必時於是一年人知
敬學二年學者功倍三年而生徒祁祁賢不肖競勸家有
洙泗戶有鄒魯儒風濟濟被於庶政又曰每歲二月上丁
習舞釋菜是日舉學士之版視其藝之上下審問慎思使
知不足教之導之講論以勗之八月上丁如初禮歲終博
士以遜業之勤惰覃思之精麓告於公歛其才者進其等
而貢之於宗伯由是海濱榮之以不學爲恥公薨之二年
太常議以公尊教勸學德洽荒服乃奏謚曰成此段刪
接原文按
成公者李椅也大厯七年爲福建觀察使十年卒官常袞
泣閩在建中元年則韋路藍縷李實導厥先路不自常始
矣今學宮特立常公祠歲時專祀以爲興文之報而成公
祀典久缺自李蘭卿都轉彥章始爲表彰之都轉以族望
之同而亟爲此舉雖私而實公矣

張宜劉升道

余喜搜訪鄉里舊事曩有釣游叢話之輯因細碎不能成
卷置之篋中茲山居多暇復加甄錄存若干條不忍竟以

飽蠹鼠也憶宋劉敞公是集有寄張宜詩云張君於禮樂
先進野人也曩者吾見之大驚彼何者須眉交蒼白被服
必儒雅故喜殷周間不居王鄭下諸士多及門之子獨在
野食有脫粟飯出無欸段馬鄉閭行雖高時俗知亦寡昨
聞修庠序造士繫陶冶斯人宜聘起可以專楚檟養賢須
勤渠風教隨周舍望君萬里餘誰謂我心寫注云福州人
教弟子數百人多成進士者今吾鄉士大夫罕能注其名
想此次續修省志必已詳列之矣又記得亡友福清郭韶
溪學正曾以劉升道之名詢余據云係其邑中名人余無
以答之後偶繙宋劉翌瀾山集中有題水雲亭劉升道福
唐所居七律云沙合南臺會有期沙邊築屋俯清漪宋香
陳紫丹成後渭綠湘斑族盛時長者時懷流水念老兄元
愛白雲知一塵不到忘言處雲在青天水在池此明爲閩
人而作但未詳升道里貫當時言福唐不必專屬今之福
清韶溪欲引爲邑先輩之重故殷殷考訂耳

陳謙

韓侂胄爲相時常招致水心葉適已在坐忽門外有漫刺
求謁肅題曰水心葉適候見坐中恍然胄以禮接之歷舉
水心進卷中語其客皆曰某少作也後皆改之每誦改本
精好逾之遂延入書院飯焉出一楊妃圖令跋其後索筆

卽書曰開元天寶間有如此姝當時丹青不及麒麟凌烟
而及此吁世道判矣水心葉某跋又出米南宮帖卽跋云
米南宮筆跡盡歸天上猶有此紙散落人間吁欲野無遺
賢難矣如此數卷辭簡意足一坐駭然胄大喜密語之曰
自有水心在此天下豈有兩子張耶其人笑曰文人才士
如水心一等不可車載斗量也今日某不假水心之名未
必蒙與進至此耳胄然之爲造就焉其人姓陳名讜建甯
人後舉進士此見白珽湛淵靜語按漢長安慶虬之善爲
賦嘗作清思賦時人不知貴也乃託以相如所作遂大重
於世梁張率常日限爲一詩年十六已得二千餘篇有虞
訥者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爲詩示焉託云沈約訥
便句句嗟稱無字不善俗人以耳爲目自古已然矣

夏得海

泉州洛陽橋畔有夏將軍廟俗傳蔡忠惠守泉時因修橋
遣醉隸夏得海入海投文得醋字而返遂於二十一日酉
時興工儒者多斥其妄按洛陽橋託始於忠惠醉隸事則
係蔡錫見明史本傳後人因蔡姓而誤附於忠惠耳閩書
亦以此事屬蔡錫且記橋圯時有石識云石頭若開蔡公
再來而堅瓠集名山記皆以爲忠惠事並云忠惠母先渡
此江遇風舟將覆聞空中有聲呼蔡學士在風遂止時母

錫

方有娠心竊喜發誓願如果符神言當造橋以濟行者後
公守泉遂奉母命成之而附會者又謂呂洞賓遭劫時避
於忠惠處得免乃謝以筆墨公造橋時以之書符檄故能
達海神其說愈不經矣今吾鄉人譏誕語無根者謂之夏
得海而不知蔡錫事載於正史不必盡虛也

循吏

吾鄉循吏能開風氣之先者人第知唐之李椅常袞而已
而不知六朝時已有虞愿及王秀之南齊書載愿字士恭
宋明帝時爲晉平太守在郡不治生產前政與民交關質
錄其兒婦愿遣人於道奪取將還在郡立學堂教授郡舊

卷三

七

出蚺蛇膽可爲藥有餉愿蛇者愿不忍殺放之二十里外
山中一夜蛇還床下復送四十里外山中經宿復還故處
愿更令遠乃不復歸論者以爲仁心所致也海邊有越王
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觀試清徹無
隱後琅琊王秀之爲郡與朝士書曰此郡承虞公之後善
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事以母老解職云云又載王秀
之字伯奮爲晉平太守至郡期年謂人曰此郡豐壤祿俸
常充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上表請代時人謂
王晉平恐富求歸云云可謂清風亮節後先輝映獨疑淳
熙三山志秩官門載王秀之而不及虞愿吾鄉省府志所

論列亦寥寥未免語焉不詳無以風動來者矣

酷吏

淳熙三山志秩官門載宋泰始六年以晉平王休祐貪虐不可涖民留之京邑又梁中大通五年郡守臧厥百姓謂之臧獸吾邦酷吏實始於此

颶風

太平御覽九引南越志曰熙安間多颶風颶者具四方之風也一曰懼風言怖懼也常以六七月興未至前三日雞犬爲之不鳴大者或至七日小者一二日外國以爲黑風按此卽南方之颶吾閩濱海各郡每年春秋之交必有之

卷三

八

至每月間有者俗謂之暴或因以颶爲颶謂卽暴之轉聲則鑿矣

陳嶠

吾鄉相傳有彭祖命長八百歲七十猶是小孩兒之語其原甚古攷全唐詩載陳嶠暮年僅獲一名還閩近八十以身後無依強娶儒家女合番之夕文士悉賦催妝詩咸有生蕘之諷嶠亦自成一章其末云彭祖尙聞年八百陳郎猶是小孩兒是唐時卽有此語今小變之耳

慶城寺碑

福州慶城寺有二碑一則琅琊德政碑一則宋開寶七年

刺史錢昱重修廟碑皆備載王氏事蹟按歐陽五代史謂
審知字信通而碑云字詳卿考審知兄弟三人長潮次審
邽審知其季也故軍中呼審知爲白馬三郎新唐書列傳
潮字信臣審邽字次都其兄弟旣不以信字爲行且信之
義通於潮詳之義通於審知當以碑爲是 道光癸卯余
回福州祭掃暇日至慶城寺與僧滋亭談禪滋亭頗通內
典並喜詢地方故實且覩縷慶城寺源流余告之曰爾聞
乾隆二十七年此寺一奇聞乎是年五月七日午時郡城
東北慶城寺釋迦大像頭忽斷落墜地拜石爲之碎裂且
肩項皆削平儼如刀斫好事者蜂擁聚觀不知其故陳畏
民先生_署曾以詩紀之云漫道金剛不壞身空門色相本
非眞恒河沙內無窮劫得賣頭顱亦渡人寶月圓光笑故
吾茶毗原不判禪狐想因未了涅槃債更遇無情廣額屠
無有餘乘最上乘心風動處滅傳燈太平早付雲門棒鼻
孔於今摸着曾豈眞億萬化身多伎倆甯殊墨頂摩思議
已教人着落猛回頭亦奈如何

高鳳

閩縣有高鳳者以善卜名遇物輒以意推不專用易前明
宏治己酉福州傳用養_鼎求占科名鳳曰君第一人也旣
而果然或問其故曰吾適剖椰子而用養至其象解圓當

爲解元又宏治戊午科鎮守內臣書一興字令鳳占解元
所在鳳曰尊意得無在興化乎但所書興字從俗省寫其
人在中而八府俱下必省垣矣及揭曉榜首乃候官林克
仁士元也按乾隆丁卯孟瓶庵師於榜前請人測字以
餘茶書一因字於桌上其人曰此爲國中一人之象君必
爲此科解首矣旁一友躍然曰我亦就此因字煩君一測
其人曰君此科恐無分或後此有恩科亦必中蓋彼因字
係無心君因字係有心以因加心有恩字象也旁又有一
友以所執摺扇拍桌曰我亦以此因字煩君一測其人斂
眉蹙然曰君之扇適加因字正中有困之象其終於一衿
乎後三君皆如其言此人惜不傳姓名殆亦高鳳之流亞
矣

玉枕蘭亭

今人熟聞玉枕蘭亭之名而不知其有三本其一見太清
樓帖序云唐文皇使率更令以楷法摹蘭亭藏枕中名玉
枕蘭亭其二則宋政和間營繕洛陽宮闕內臣見役夫所
枕小石有刻畫視之乃蘭亭序只存數十字其三則賈秋
壑使廖瑩中以燈影縮小刻之靈壁石者率更洛陽二本
余皆未見惟秋壑石舊存福州舊家按文待詔謂賈氏刻
有二石字畫大小皆同其一有秋壑珍玩印章右軍作立

象而髻心其一坐而執卷左有賈似道小印卽今福州本也石高五寸寬九寸厚四分旁微缺內會字磨滅羣字石字帶字流字有損蕭螯庵跋云康熙壬寅秋余在長安得之閩人之手蓋因秋壑死後石落在閩及出閩仍歸於閩之人亦異矣近聞爲陳鑑亭廉使觀以重價購去又不知何時復能歸閩否耶

五經中式

鄉會試有五經中式者實吾閩開其端洪武二十三年黃文忠試南畿五經題兼作以違式取旨特置第一免會試授刑部主事此其始也又明史選舉志載崇禎甲戌會試

卷三

十二

舉人顏茂猷通作五經文帝許送內簾中副榜特賜進士以其名另爲一行刻於試錄第一名之前則亦吾閩人也自是以後丁丑則江西楊重熙癸未則浙江譚貞良馮元颺終明之世不過此五人 國朝則指不勝屈然開其端者以順治丁酉鄉試山東法若眞爲首次則康熙丁卯順天鄉試海甯查嗣韓及吾郡林文英此後吾閩乃無繼響者人才今不如古此其一也 咳餘叢考引彙書載宋時鄭俠之父暈同五經出身又大觀二年莆田黃泳以童子賜五經及第則此事自宋時卽係閩人擅其長矣

乾隆丁酉吾閩督學使者李公友棠以前臺灣御史任內
呈誤被 召入都繼則范公思皇蒞任數日卽丁艱去莊

公培因亦以父憂回籍時錄遺屬巡撫吳公士功攝其事
其未經科試者尙餘福州福甯兩府九月後前汪公廷與

復來成之汪以甲戌督閩學蓋自丁丑至己卯三年之內
學使者凡四易是時考試章程凌雜有先鄉試而後科考

者福州福甯兩府於己卯有未鄉試而卽歲考者福州福甯兩府

於己卯場後十一月補科考庚辰有未簪挂而先錄遺者恩旨
卽於庚辰夏間歲試開科福州屬遺才八月初二日日本府屬新生始行簪挂又有學政以午

後入文廟行香提調以初更傳卽夜簪挂者汪公牌示六月二十日文

廟行香至期以夫人染恙承命候醫逗留不敢出逾午黑
雲四起諸生散者大半汪公始以爲不恭草率了事而
回是年簪挂本示期八月初二郡伯以監臨赴貢院驗工
欲前往伺候遂於初一夜初更傳新進卽夜赴府簪挂胥
斗持火炬沿門呼喚率以禮陳畏民雜錄詳紀之

荔枝

僑居浦城日余瑁邱乙樓由福州飛寄鮮荔枝兩簍色香
味尙未盡變曾作詩謝之云何煩絳雪與元霜滌暑仙丸

遠寄將挹盡西禪侵曉露聞於西禪寺侵曉分來南浦滿
庭芳似憐吮墨吟喉渴巧助稱觴鞠脰行時屆余七十徧

與輕紅開口笑好添詩話筆花鄉時以徧貽浦中親好僉
曰此數十年來口福也有以貢荔枝故事爲問者余雜考

各書應之曰後漢書和帝紀載舊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死者繼路因臨武長唐羗上書言狀乃詔罷之此粵東貢荔枝之始唐書載楊貴妃好荔枝南海歲貢荔枝飛馳以進然方暑而熟經宿輒敗亦指南海言之金史世宗紀上謂宰臣曰朕嘗欲得荔枝兵部遂於通路特設舖遞頃因諫官黃久約言始知之則未言貢自何地惟淳熙三山志云生荔枝紹興初始貢至二十四年因罷貢温州柑亦令不得供進注云宣和間以小株結實者置瓦器中航海至闕下移置宣和殿此吾閩貢荔枝之故事今道光元年福建巡撫顏惺甫檢始奏罷之

卷三

三

皂莢樹石榴實

家曜北處士警記云稽神錄載泉州文宣王廟有皂莢樹每州人登第則先生一莢貞明中忽生一莢半其年陳述進士及第黃仁穎學究及第海錄碎事載邵武郡庭有石榴一株士人以結實之多少爲登科之信熙甯庚戌有雙實於本末者又有附枝而雙實者是歲葉祖洽上官均名在一二何與均兄弟同榜祖洽有句云不負榴花結露枝杏林桂樹陳陳相因從未見使此二事者

鼓樓刻漏

福州城中鼓樓相傳舊有刻漏壺應時升降無爽今則只

設十二時木牌需人更換矣聞舊物爲周櫟園先生取去不移時亦沈於海三山志云熙甯二年程大卿師孟爲郡守始作銅壺滴漏設於威武軍門而福甯志又以爲宋末陳石堂先生所製石堂名普字尙德甯德人精律呂璣衡之學以宋遺民不受元聘隱居授徒巋然爲後學師表蓋翔者程而修者陳歟

陳實百問策

莆田陳實字吉生負氣奇傑爲諸生日上司某謁文廟屬實贊禮時天大雨某官擬拜階上實高聲唱曰拜下禮也某官遂冒雨下階拜已陞明倫堂聽講令實講大誥蓋難

卷三

十四

之也實高聲唱曰禮讀誥律在坐者當立聽衆官俱起實展誥詳緩讀之復詳爲解說某官竟不得坐聽畢默默而行實於永樂四年登林環榜進士負才不相下疏言取狀元不公成祖召誥之對曰臣百問百答成祖命解縉發策以七十二賢賢賢何德二十八將將將何功爲問成祖臨軒對試頃刻間條對詳悉文彩可觀而環亦悉對無遺乃罪實發戍三邊其軍由曰廷爭狀元云云事載閩書實策載福建通志實傑構也

麻沙書板

麻沙書籍前代盛行宣德四年衍聖公孔彥縉欲遣人以

鈔往福建市書慮遠行不敢擅咨禮部尙書胡濙以聞許之並令有司依時值爲買紙摹印工力亦官給之卽此可見吾閩書板之富有他省所不及者宏治十二年吏科給事中許天錫言今年闕里孔廟災邇者福建建陽縣書坊被火古今書板蕩爲灰燼上天示戒必於道所從出文所萃聚之地乞禁僞學以崇實用云云下禮部議請敕巡按提學將建陽書板大爲釐正又嘉靖五年因建陽書板宇多訛謬巡按御史楊瑞提調學校副使邵銑疏請專設官第於翰林春坊中遣一人往較尋遣侍讀汪佃行此皆麻沙書坊故事吾閩志乘罕及之茲從禮部志稿中錄出以備續修者採擇焉

卷三

五

書詹元善遺集後

此浦城朱清如廣文

秉鑑

所編時祝東巖方輯浦城遺書

廣文急欲附見所著因尅日成此余門下士詹捧之爲元善後裔欲重梓是集屬余校勘則原輯義例實未允愜如卷首第一篇爲宋史本傳第二篇爲眞文忠公所撰行狀是矣而第三篇卽次以縣志縣志係現在所修錄縣志不如錄福建通志通志爲一省官書曾經進呈旣錄通志則不必再錄縣志矣元善初後其舅張氏後乃復姓詹此大關節集中不一見其同時葉水心適爲墓志敘復姓事

甚悉急應錄於眞公行狀之後以補史傳之疎蘇州郡學
有紹熙元年同年疇唱詩刻中有浦城張體仁七律一首
張體仁卽元善作此詩時尚未復姓耳集中所錄數詩皆
取自詹氏家譜中他無所見而此詩有石刻可徵轉未採
及漏畧可知而最可笑者語錄數條中乃採及范紫登四
書體注此所當急爲刪汰者捧之其應自知之矣 按道
光戊子己丑間余藩牧吳中任蘇撫者爲安化陶雲汀
蘇郡丞爲遵義王香湖青蓮掌蘇州松江兩書院者爲歙
縣朱蘭坡贊善聆華陽卓海帆京兆秉恬里居者爲吳棣
華京卿廷琛皆以壬戌同年往來無間遂有吳中唱和集

卷三

七

之刻香湖徵余序因爲搜求故實知蘇郡學有宋紹熙間
同年酬唱詩石刻囑香湖搨紙讀之按是事在紹熙元年
首唱者爲袁起巖說友和之者爲張元善體仁時袁以提

刑爲浙憲張以提舉司倉庾蘇州卽浙憲治所故爲吳中
同官且皆吾閩人餘以次和者爲成仲隣欽亮唐致遠子

壽胡國敏元功王文欽藝均署胥臺趙景安彥曖中玉彥

衛從簡彥眞均署浚儀三人皆宋宗室也又周晞稷承勛

署桐川陳光宗德明署三山章仲濟解署浦城考張體仁

卽詹體仁宋史有詹體仁傳葉水心嘗爲體仁誌墓述及

改姓而本傳失書史之疎也嘉慶中浦城有輯詹元善遺

集者但從詹氏族譜中錄出數詩而不及此殆亦未知詹張之爲一人其輯柘浦詩鈔亦然且皆不知有章澥其人澥旣與袁詹同年當爲宋隆興元年木待問榜進士此石刻又明著其爲浦城人而徧檢吾閩志乘選舉門前後並無章澥之名卽厲樊榭撰宋詩紀事自謂蒐輯之勤而於詹元善章仲濟此詩亦未之見記載之難如此近錢竹汀先生作養新錄始於此刻有所論定惟王文欽誤作文卿又言惟子壽不署里居以吳郡志證之亦是吳人則石刻中唐致遠子壽顯與成仲隣胡國敏王文欽同繫胥臺何竹汀先生亦熟視而無覩耶今備錄石刻中十二人詩以補宋詩紀事之缺而余年來蒐輯閩中宋詩又藉此補入袁起巖張元善章仲濟三家然則金石文字之可貴歐陽公所謂集古爲有益者眞不虛也

武夷山志

癸卯夏間楊雪茱光祿慶琛致仕歸田小住浦城獨游武

夷歸爲余述游事並問武夷山志以何部爲佳余曰我只閱得董天工一志尙詳悉然有不可盡信者如云控鶴仙人名屬仁嘗駕鶴至武夷時魏王子騫與張湛等禱雨龍潭仙人適至騫等具懇遂獲甘霖湛因獻詩云武夷山上武夷君白馬垂鞭入紫雲空裏只聞三奠酒龍潭波上雨

紛紛據蕭子開建安記載湛獻詩乃沈韻唐體當是宋紹
聖間禱雨於武夷君道流迎神送神之曲誤爲湛詩余編
山志初亦刪削忽一夜夢一仙騎鶴懸空而至黃髮束髻
面長棗色兩夾輔有卷鬚全身鶴羽問余曰聞子修山志
湛與我詩載否余應曰載矣仙曰此真詩也前志後志或
削去誤矣今載便是但問鶴羽浙浙從空而去按此事說
夢荒唐未可執以爲據故余所輯東南嶠外詩鈔不錄此
詩而如彙書所引武夷山記云武夷君命宋小娥運居巢
又真仙通鑑云呂真人鍾離先生會武夷山謝英妃撫長
離注栗也注又武夷記武夷君食沙紅鮓也注蝦注食石蚶注蟹也注

卷三

六

此皆舊說相傳而董記轉遺之

建陽二寶

黃壁庵刺史

文瑄

云建陽虞氏家有二寶其一爲連環竹

圈二枚大如杯口厚約二分兩圈連環相套欲析爲二須
藏於衣底得暖氣則分欲合爲一亦於衣底連之其年建

陽火災虞氏析此圈一執於手一擲於空際頃刻有光一

圈漸大如屋遂覆所居四圍隣家皆燬虞宅無恙旋執手

中之圈於灰中尋所擲之圈合之如故其一爲絹本畫一

軸銅盆一具其畫已霉黑雖置極明處亦無所見貯水於

盆懸畫於壁俯視盆中水則畫中山水屋宇竹木悉現牧

童樵子皆能行動纖毫畢露壁庵館於處宅曾親見之壁庵篤實人所言當不妄余僑居浦城距建陽百餘里嘗以詢其邑人俱不能詳近壁庵亦已歸里惜臥病不能出無由再質之或疑此語斷不可信余謂天下奇物未可以目所不見決其必無旣謂之寶自有非意計所能測者說部中有載外島意達里亞之羅瑪城中有流觴曲水銅鑄羣鳥遇機一發鼓翼而鳴各具本類之聲又云西齊里亞島有天文師名亞而幾墨得者嘗遇敵駕數百艘臨其島則鑄一巨鏡映日注射敵艘光照火發一時燒盡又其王造一大船成將下海牛馬駱駝不能運幾墨得用巧法第令王一舉手舟如山嶽轉動須臾下海無阻此自不可信若辛棄疾南燼紀聞載契丹主耶律延禧語二帝曰我祖眞宗在日有百穴珠一顆大如雞卵每穴有珠一顆月圓之女以珠映之其珠自穴中落下以絳紗承之每月可得珠百顆又有通香木一尺沸湯沃之取其汁灑衣服及萬木花卉屋宇間經年不歇人有奇疾服之卽愈燒之降天神香聞數百里當契丹爲金所滅二物不知所在世間果有此奇物乎然亦無以斷其必無也

承天寺

泉州承天寺異跡甚多寺中有九十九井相傳一僧畜異

志欲掘百井以爲兆後功虧其一而止井上築石塔數處
凡蒼蠅飛集塔上無論多少頭皆向下無有小異者山門
口有梅花石石光而平中隱梅影一枝每年梅樹開花時
影上亦有花生葉時影上有葉遇結子時影上有子若花
葉與子俱落之時則影上惟存枯枝而已寺中又有魁星
石近視無物遠望如一幅淡墨魁星圖至天將雨時石上
綻出水珠亦儼然結一魁星形也此繆蓮仙塗說所載惜
屢晤蘇鼇石皆忘卻一問之

小李將軍畫卷

浦城周儀軒運同

鳳雛

家藏舊畫卷首有宣和瘦金書唐

卷三

三

李昭道海天旭日圖九字一條下有御押憶余在吳門曾
見小李將軍海天落照圖長卷畫法與此卷一同惟其入
手去路皆不甚分明跋尾亦有疑義而索值且昂遂置之
按各家譜錄只有小李落照圖並無旭日圖之目落照圖
亦宋祕府物嘗入賈秋壑家前明藏琴川劉氏歷有源流
而此卷無考然卷前宣和字押的是真蹟卷中烟霞縹緲
鈎勒精嚴亦純是武衛家法斷非宋以後畫手所能仿爲
惜不及數尺卽絀然而止知尚有後半幅爲人割移別作
一卷以售欺卷後趙松雪所書海賦及鄧巴西袁清容吳
匏庵諸跋並屬僞蹟更不待言矣余於嘉慶癸酉冬攜家

北上小住浦城曾從儀軒借觀一過未經諦勘儀軒富於收藏實自以此爲甲觀也道光壬辰得請歸田復過浦城時儀軒已逝其二子芑源廣文甘亭孝廉出此求跋亦匆匆未暇以爲今年秋復得告歸大有卜居是邦之意客窗多暇乃與芑源等發篋縱觀再四審眎因覩縷書此而歸之自幸前後三十年眼力頗有所進不虛此一段翰墨緣且願芑源昆仲就現存之蹟剔去卷後各偽跋重加潢治以無負此唐人妙蹟庶可於無佛處稱尊云爾壬寅十月望後記

文衡山書赤壁賦冊

卷三

三

陳無軒寓賞編載文衡山前後赤壁賦行書冊稱爲浦城祖君莪在藏本蓋卽吾師舫齋先生之封翁也余於嘉慶戊辰己巳間掌南浦書院講席日侍舫齋師談讌彼時未讀寓賞編不知吾師家藏此蹟未曾請觀今僑居浦城吾師早歸道山雖知有此蹟而無由過問矣翰墨之緣卽一寓目而亦不可強如此 按蘇文忠有自書赤壁賦本今三希堂已爲摹刻朱子云盈虛者如代今多誤作如彼嘗見東坡手寫本作代乃今 三希堂所刻則仍作如彼豈朱子所見又別一本耶然 三希堂本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共適作共食又不可解 又按坡公跋龍井題名記

云子謫黃州參寥使人示以題名時去中秋十日秋濤方漲水面十里月出房心間風露浩然所居去江無十步獨與兒子邁棹小舟至赤壁望武昌山谷喬木蒼然雲濤際天因錄以寄元豐三年八月記此公第一次游赤壁也元豐三年爲庚申越二年爲壬戌始再游赤壁今人只知後二游而已

歸田瑣記卷三終

卷三

歸田瑣記卷四

福州梁章鉅撰



黃忠端公

吾鄉黃石齋先生爲千古偉人初不知其生前如何風采余曾得其待漏圖畫像則恂恂道貌藹然可親絕無一毫凌厲氣概相傳石齋先生就逮時門人多相隨石齋一再辭之曰我爲大臣義宜死諸君無爲也猶不去石齋乃曰諸君踐土食毛義亦可死但未食祿亦可以無死今與諸君訣甘殉難者止否則各有父母妻子毋爲冒不測也衆乃泣別惟七人願從江西四人福建三人是時遭逢仁恕

卷四

一

令前代遺臣梗不服者得請方行刑毋許專殺由是石齋師徒皆下獄以待石齋入獄卽絕粒大帥憂其蚤斃也百方進食飲皆不顧乃募漳人之賈於江甯者至獄以鄉情相慰藉猶不食於是邀與遊於市入飯肆強之不可乃入酒肆共酌以獻石齋曰酒以合歡今鄉井相聚小飲可乎但必毋過三爵衆皆喜諾遂飲三爵更一肆則又三爵以此闔數日不至於斃及就義之晨二官入謁拜如儀曰爲公送喜石齋曰國破君亡何喜之有二官曰已得請許公就義矣石齋笑曰是誠可喜但汝輩安能解此因歷數二公之家世閥閱而呵其罪二官皆浹背而去頃之石齋乘

小車出七人從中途石齋返顧後車七人者皆無人色石齋笑曰怖乎忍一刻卽千秋矣七人皆應曰然比至西華門石齋忽墜車下一指揮趨進掖之且慰曰毋恐石齋瞋目叱之曰是何言歟天下豈有畏死黃道周哉此地爲輦路所經吾不可以乘而過因絕食足弱下而致仆吾何恐哉指揮愕然易容因跪曰此地萬人瞻仰公又困憊卽就大事可乎石齋四顧曰善遂命布席南向拜訖一老僕請以數字貽家石齋躊躇曰無可言者固請乃裂衣襟嚙指血曰綱常萬古節義千秋天地知我家人無憂七人者亦血書一幅云師存與存師亡與亡石齋體故昂藏立而受

卷四

二

刑又義風凜凜行刑者手慄刃下不殊行刑者大悸急跪曰公坐石齋頸已中刃血淋漓猶頷之曰可乃坐而受刑焉其時大帥亦閩人也大書牌云僞閣部黃某首巡示沿江一兵以他首易而匣藏之古墓中後數年石齋子至江甯求遺骸有以兵事告者其子詣之兵歛至浹月乃與到古墓取匣開視面尙如生遂以歸葬榕村語錄所載如此

洪文襄公

相傳洪文襄公

承疇

當明崇禎十四年松山被陷時京師

傳聞公已殉難崇禎帝輟朝賜祭其子在京成服受弔撰行狀送諸公卿矣方祭第九壇而公生降之信至遂罷祭

而行狀已徧傳人間歸 本朝廿一年乃卒其家再成服
受弔撰行狀不復叙前朝事但自佐命入關起有好事者
嘗得其前後兩行狀訂爲一本然公自順治元年入關爲
內院大學士次年卽出駐江南以次削平逋寇後再出爲
楚粵滇黔諸省經畧西南底定其功亦偉矣當順治九年
九月欽天監奏太白星與日爭光流星入紫微宮者內大
臣等議請 駕往邊外迎達賴喇嘛公率同大學士陳之
遴疏稱日者人君之象太白敢與爭光紫微宮者人君之
位流星敢於突入上天垂象誠宜警惕且今年南方苦旱
北方苦澇歲饑處處入告非

卷四

三

聖躬遠幸之時達賴喇嘛自遠方至遣一大臣迎接已見
優待之意亦可服蒙古之心何勞

聖躬親往疏入遂止此事已載 國史列傳則公當日立
朝之概亦可想見矣 又聞吾閩各郡在京皆有會館泉
漳兩會館本係合一鄉誼最暱自 國初洪文襄公入相
後公以南安籍專拜泉館同鄉而漳館人遂不通謁彼時
泉館人無論京宦公車無不所求輒遂攸往咸宜而漳館
大有集枯之感一日館中人五六輩相與私議曰洪閣老
雖不我顧究竟不是別鄉人我輩一概不往修賀毋亦於
鄉誼有闕今泉館人皆欣欣向榮且有慫恿我輩先施者

姑盡吾禮可乎衆以爲然遂於次日率同往謁聞人傳命曰旣係同鄉亟應請見但公事實難擺脫稍暇卽當出城謝步耳越日卽有軍官來報曰中堂準於明日出城到漳館天后神座前拈香於是五六輩者飭館役潔整神龕灑掃庭院具茶以待屆時又有軍官飛報曰中堂已出前門矣漳館時在冰窖衙距大街不遠於是五六輩者皆具衣冠步出大街肅迎各於輿前一揖公在輿中一拱而輿已飛過人馬喧騰之際五六輩者竭蹶步隨甫入館門見公拈香已畢請諸位登堂叙話則見鋪陳燦爛燈彩輝煌地罽堆花茶香撲鼻皆耳目所未經公數語寒暄畢卽起

卷四

四

登輿五六輩者又急出街口肅送畢徐步而歸則依然舊日門庭適所見者全無蹤跡惟神座前兩行絳蠟一炷藏香而已於是同人皆惘惘相對曰頃莫非一夢否呼館役詢之亦曰我隨諸位往復迎送且茫不知前後之何以改觀也旣各歸房中解衣則各臥床中皆安設元寶庫銀一介云按此龍溪李述堂太守威所述嗚呼公之幹畧卽此可覘其概蓋實有古今人所不能及者宜其自惜其身以不枉其才也

李文貞公

安溪李文貞公當耿逆構難時有蠟丸告變之功吾鄉人

至今德之惟陳省齋先生

夢雷

因此與公有隙其絕交書

中斥之不遺餘力揆之當時情狀恐不盡然文貞學養之粹定不出此讀榕村語錄自記之語當得其實附錄於此以待論定云人當大驚懼時切不可就處置事此時非本心之正若以事機不可緩因旁言亂聽急忙應之十件十錯某自經鄭寇耿逆之變身嘗試之當鄭寇披猖時欲招某出某不應遂致怒聲言欲禍予家彼時若一言稍靡便貽名節之羞若過抗便可殃及父母某只不動聲色數日後有王友者問某作何計某曰僕不過一窮百姓彼若欲得而甘心者遣一役來牽之而去卽與見面矣友曰招之

卷四

五

不見牽之而見可乎某曰招之無可見之禮牽之有可見之義何也招之而見不爲殿下臣必爲座上客牽之而見則爲簿下囚矣友曰見面奈何某曰若能以禮待則從容告以實情僕非明之臣子而實我朝之詞臣也倘爲不才便不足用如以爲賢未有賢而失節者彼於明家失節之人皆殺之流之則僕之不宜爲用明矣如慮僕有別圖生變者請侍老父老母攜妻子傍城而居教童蒙度日可矣若彼赫然而怒發淡水洋亦命也王友爲之稱善其後竟得瓦全倘倉卒應之則心氣驚惶思慮未能周到剛柔緩急之間皆足以僨事致禍矣

李文貞公逸事

安溪李文貞公之先代本聚族鄉居 國初時有劇盜亦姓李者欲佔據其鄉已挈黨踞李氏祠堂索供錢米李之族人惶惶日聚祠門外商議時公方九歲隨其封翁雜立稠人中爲盜魁所見呼其進祠撫摩而嗅咻之並假封翁以詞色一日忽謂封翁曰你此孩子讓與我我便挈衆他往誓不相犯封翁不知所答時族衆已共聞此語羣哀懇於封翁曰此事固非人情所堪但爲保族起見功德莫大況此子岐嶷他日未必不復歸願熟思之封翁無可奈何私以問公公毅然曰惟父所命衆大懼盜魁亦喜甚乃擇

卷四

六

吉日與其妻高坐中堂廣張燈彩令封翁領公行父子禮盜魁本自有一子少公一歲遂令行拜兄禮事畢乃送封翁獨歸而令公以父子相稱公不從盜曰適已從矣何頓改也公曰適遵父命不敢不從今父不在此何從之有於是盜欲困之扁置一室而少與之食翼日入室視之公殊無所苦復閉其窗檻以煙從外薰之一日夜意必悶倒矣啟戶覘之則伏於地蹴之起陽陽如平常盜之妻曰我相此子非凡品困之實所不忍且其福命甚大卽欲死之亦勢有所不能不如其舍之去而以我幼子轉託之自古綠林無不敗之局我旣與彼同姓將來或藉以延一綫血食

亦未可知盜魁以爲然明日遂召封翁交還其子並鄭重付其幼子使撫養之刻日卽統衆盜他去後盜果被獲覆其族而其幼子附封翁遂世其家聞現在李姓族譜中別有一支附於宗圖之後者卽幼子所傳也嗚呼盜能相人而其妻更能保族所謂盜亦有道也然非公之福命何以臻此哉此事聞諸泉州張莪圃觀察慎和又文貞公之墓在安溪某鄉康熙間有道士李姓者利其風水道士之女方病瘵將危道士告之曰汝爲我所生而此病已萬無生理今欲取汝身一物以利吾門可乎女愕然曰惟父所命道士曰我欲分李氏風水謀之久矣必得親生兒女之

卷四

七

骨肉埋之方能有應但已死者不甚靈現活者不忍殺惟汝將死未死之人正合我用耳女未及答道士遽以刀割取其指骨置羊角中私埋於文貞公之墓前自後李氏門中死一科甲則道士族中增一科甲李氏田中減收若干斛則道士田中增收若干斛李之族人自覺者亦不解其故值清明節村中迎張大帝爲賽神會綵旗導從甚盛行至文貞公墓前神像忽止數十人昇之不能動中一男子大呼曰速歸廟速歸廟衆不得已從之至廟男子據上坐云我卽大帝神也李公墓中有妖須往擒治之命其徒某執鋤某執鋤某執繩索部署既定又大呼曰速至李公墓

衆如其言神像疾趨如風至墓令執鋤者搜墓前後久之得一羊角金色中有小赤蛇昂首欲飛其角旁有字則道人合族姓名也乃令持繩索者往縛道士時公家族衆亦至鳴之官訊得其情置道士於法李氏從此復盛而奉張大帝甚虔此事聞之漳州黃清夫侍御照今袁簡齋續齊諧中亦載之

陳省齋

吾鄉相傳 國朝圖書集成一書成於陳省齋之手實未核也恭讀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諭內閣九卿等陳夢雷原係叛附耿精忠之人

卷四

八

皇考寬仁免戮發往關東後東巡時以其平日稍知學問帶回京師交誠親王處行走累年以來招搖無忌不法甚多京師斷不可留着將陳夢雷父子發遣邊外或有陳夢雷之門生平日在外生事者亦卽指名陳奏楊文有乃耿逆僞相一時漏網公然潛匿京師著書立說今雖已服冥刑如有子弟在京者亦卽奏明驅遣爾等毋得徇私隱蔽陳夢雷處所存古今圖書集成一書皆

皇考指示訓誨欽定條例費數十年

聖心故能貫穿古今彙合經史天文地理皆有圖記下至山川草木百工製造海西秘法靡不備具洵爲典籍之大

觀此書工猶未竣着九卿公舉一二學問淵通之人令其編輯竣事原稿內有訛錯未當者卽加潤色增刪仰副皇考稽古博覽至意據此則圖書集成之成帙非省齋所能專其功而省齋之負才跡弛讀此亦可見其概矣

蕭螫庵

雍正六年六月禮部議覆福建總督高其倬疏言原任山西道御史蕭震於康熙十三年遭耿逆之變與原任邵武府知府張瑞午等合謀討賊事洩身殉妻妾媳媵同時死節查張瑞午等俱經子恤蕭震亦應照品級致祭一次入功臣廟其妻林氏妾張氏媳鄭氏俱應准其旌表給銀建

卷四

九

坊入祠致祭其婢曾氏限於名分停止入祠疏上從之按此事傳聞異詞尤西堂良齋雜說云候官蕭震以順治壬辰進士爲大名府司理擢御史後巡鹽兩淮家資鉅富與耿精忠有隙及精忠叛蕭之內子和藥勸其自盡震弗從遂污僞命爲布政使亡何以事害之腰斬東市籍其財得三十六萬康熙甲子余至三山過其居已廢問其妻子無復存者慨然悲之作詩云人生富貴本無常生縛摩訶事可傷多少朱門皆白屋空留燕子語興亡震之愚乃不及一婦人悲哉尤氏所記如此然余又聞亡友謝甸男言蕭螫庵知耿變將發北行至仙霞嶺耿藩使人遺以錦步

幃廣可數畝蕭故豪侈得幃卽大徵菊部流連數日逆謀
成遂被禽其後死以纓首在烏石山之鄰霄臺先是蕭有
句云但使桑麻成樂土不妨詩酒上鄰霄至是而鄉人更
詩酒二字爲屍首則與腰斬東市之說殊矣謝古梅閣學
小蘭陔詩集有秋日登鄰霄臺弔蕭蟄庵先生四律亦頗
著微詞詩云秋風秋草越王城緩步登樓弔古情天爲斯
文留後死山分片石待先生西臺鷓鴣存遺草南土鯨鯢
累盛名魂倘歸來天水黑亂峯風木助悲鳴碑傳百字擅
才雄幕府當年紀厥功原注公與當事修復道山古跡鐫
崖勒銘紀年月頌功德文不滿百
字名百字碑在
鄰霄臺之右能與名山開面目獨無奇計出樊籠荒臺

卷四

草木千年恨樂土桑麻一夢中原注臺成日公榜聯曰但
願桑麻成樂土不妨詩酒

上鄰惆悵功名成往事可憐文獻泣西風衰草黃沙骨已

陳會聞父老說能眞陳書不憚操吾肘原注時道山就廢
公與會城紳士議

興復致書督撫言
論後侃士論壯之修史猶難贖此身一劍可能酬國士九

原安得起斯人山中猿鶴如相憶侍御功名半是塵亭餘

故址委蒿萊昔日風雲罷酒杯秦漢文章埋故土曹劉名

姓蝕蒼苔峴山羊淚魂應戀塞上陵碑首屢回欲告巫陽

招未得寒鴉數點夕陽來蓋當時尙無定論也

謝古梅先生

謝古梅先生道承書學褚河南國朝閩人善書者當以

先生爲巨擘俗傳其與狐女倡酬所謂媚蘭仙子者其眞僞不可考然先生敦品勵學實爲儒宗一時罕有其匹恭讀乾隆五年六月十八日

諭云據大學士趙國麟奏稱謝道承在祭酒任內訓導有方國學諸生因其升任具呈懇留朕思內閣學士尙非繁劇之職成均事務可以兼攝且從前邵基升任之後亦曾行之謝道承著仍兼國子監祭酒當時成均欽式如此亦可謂信而有徵矣

蔡文恭公

漳浦蔡文恭公承其世父文勤公之指授髫齡中卽以聖

卷四

七

賢之學自奮文勤爲安溪李文貞公入室弟子公以此得尋安溪軌範我朝二百年來閩人與爰立者惟安溪與公兩人而公相業較安溪尤粹朱文正師嘗稱蔡公直

上書房四十年其培養啟迪於根本之地最深且久諸皇子孫曾輩對公之容莫不肅然藹然敬信悅服公亦知無不言而純樸和易能使人意融文正師亦久直三天者故能言之親切如此余最喜公致仕家居時每遇巡檢典史亦執禮甚恭或以爲過公曰欲使鄉民知位至宰相亦必敬父母官知父母官之尊雖宰相亦必致敬庶幾常存不敢之心而犯上作亂者或鮮矣故終公之世漳浦民無

滋事者聞公歿後數年有某典史往鄉捕人者爲公族衆擁至蔡氏宗祠中扃門押跪笞四十而逐之典史憤極訴之漳州守求仲寃守問典史曰此寃必應伸但汝以官爲重乎抑以寃爲急乎如肯以一官拚之則我必能爲汝伸寃倘仍捨不得此一官則請再自斟酌典史不言而罷嗚呼此漳泉之才風所由日熾也

張孟詞貢士

張孟詞名騰蛟汀州甯化人乾隆辛丑朱文正師試汀州府屬秀才孟詞文爲幕客校閱者置劣等師覆閱之大加驚異擢冠其軍翼日覆試愈加賞識召入署中授業而幕

卷四

七

客已於前夜襪被去矣逾年舉鄉試第一自是師宦蹟所至輒與偕愛之如子他弟子莫能及也嘗寄孟詞書云孟詞年兄近想起居日暢彤廷對颺五色雲縵蓬瀛高步一鳴歸昌可勝頌耶近作漫興試筆中一絕云三千閩士校雄雌第一應推張孟詞萬錦雲霞天上筆雙清梅雪歲寒姿蓋紀實也亦可知老夫之傾倒於足下矣 陛請如准可罄積悰諸雅裁不一後孟詞於癸丑會試中式磨勘停科乙卯未及補 殿試卒於京中年僅三十有八孟詞爲人溫而介才高而苦學嘗欲取宋章如愚山堂考索王伯厚玉海刪益之爲書曰山海精良未成稿如束笋有駢

體文數十首沒後爲金蘭畦尙書取去今不知落何手獨存詩二十餘篇耳文正師得孟詞死耗寄家人書並詩云孟詞不幸短命死矣使我心灰氣短然則汝輩不能望其肩背尙逐隊會試妄希進取真不可不知足也才如孟詞文如孟詞學如孟詞猶不得一進士出身然則倘有僥倖成進士者豈不媿耶不得者又何憾耶此較之蔡廷舉林澍蕃而更可悲憾十倍者也目中所覩止此一人而不得大成耶若阮雲臺之福慧雙齊何修而得此耶自問我之無能爲役何叻忝耶哭之四首寄來與知孟詞者看之知而不知者不必示也杜牧之作李長吉序云不獨地上少

卷四

三

耶天上亦不多耶吾於斯人亦云然果昌谷爲修文之長宋玉爲朱衣之職尙可解吾愁耳噫或曰天上絕不以文字爲重猶之雲霞花草而已則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呵呵子姪孫均此此心有感故不他及詩云不朽文誰屬長吁天祝予玉樓眞促李丹篆莫興徐華暫芬優鉢材偏恥壽樗空羣標駿骨伯樂痛何如憶昔乘槎日抽桐出爨篋九旬親拂拭一響震空寥辛丑校士至汀搜落卷得生作大賞之置第一癸卯招至院中指授三月遂舉視爾眞麟角逢人說鳳條鍾期猶未死山海向誰招心是幽蘭素人如大玉清五車便炙輶三篋富遺籛潤色吾東里研摩奏兩京生爲余州十全頌進呈特荷褒賚眼中眞國士

一第尙虛名

生未及補殿試而卒

友于憐弱弟鄭重托遺編魂返幾

千里生離倏五年誓余登道岸度汝上層天蒼昊如求士

呼空首薦賢慧易題二界才難贖百身奇文應泣鬼苦學

亦傷神王局來因舊雲旂去路新蒼茫司命意老淚落斯

人紀文達師亦有哭孟詞截句云奇才不是不遭逢卻隔

蓬山一萬重記得爲君題總帳禹門已上不成龍自注余

爲君作輓聯有和璧雖珍終在璞禹門已上不成龍之句

第二首云魂遶棠梨一樹花九泉應悔讀南華誰知入眼

黃金屑緣我曾遊賣餅家自注君卷被斥時余引公羊傳

爭之反激成其事第三首云秋墳鬼唱莫淒涼埋骨青山

卷四

西

朽不妨一代文章韓吏部哀詞原自弔歐陽自注謂石君

詩也阮雲臺師哭孟詞云張孟詞志趣高潔風儀峻朗博

聞元覽穎秀邁倫所爲文沈博絕麗有相如子雲之目一

時文人鮮與抗者旣乃甫中進士未及廷試而卒宜石

君師慟之深也墨卿同年與孟詞少齊名交最深今摹其

像並裝石君師詩翰於卷中以寓悲慕之意元識孟詞爲

題短句云奇士多文遇每難玉山頽後玉樓寒愛才欲望

張文蔚少慰儒魂請一官自注云唐宰相張文蔚奏名儒

不第方干等五人請賜一官以慰其魂近年如黃仲則張

孟詞等擬乞吾師請於朝也

鄭蘇年師

鄭蘇年師諱光策字瓊河又字蘇年閩縣人與先大夫爲讀書社至交余之妻父也少孤力學古心自鞭家貧不能就外傳與同懷弟雲軒孝廉自相師友姿稟岸異髫齡老成博綜羣書規模宏遠登乾隆己亥鄉薦第二遂爲故太傅朱文正師入室弟子旣聯捷成進士以不獲館選爲歙退候吏銓仍下帷攻苦如下士甲辰恭遇南巡盛典趨赴杭州行在獻賦與江浙紳士合試於敷文書院監試者爲故相和珅獨於御座下腳几坐收試卷納卷者必屈膝先生側目之憤形於色乃約閩士林樾亭王蘭江等

卷四

五

六七人以長揖退和珅銜之遂束閩卷不閱時江浙士皆竊笑之先生灑然返里不以爲意益肆力於學尤喜讀經世有用之書自通鑑通考外若陸宣公李忠定眞文忠以及前明之邱瓊山王陽明呂新吾馮猶龍茅元儀本朝之顧亭林魏叔子陸桴亭諸公著作靡不貫串如數家珍值林爽文滋擾臺陽詣軍門條上十二議爲福文襄節相所採用及紅旗旣報徐兩松中丞往辦善後事宜又條上八議福徐二公並欲邀同渡海以母老固辭中年病足瀕危而復起因自號蘇年絕意仕途以授徒養母爲事主講鼇峯勤於訓迪嚴憚有法人才奮興桐城汪稼門高陽李

石渠二中丞並欽慕之謂不減蔡文勤風矩也余以子壻
爲受業弟子熟聞先生誨人宗旨以立志爲主謂志定而
後教有所施又不欲人急於著述謂古聖賢之學大抵先
求諸身既修諸身卽推以濟於世隨其大小淺深要必由
已以及人至萬不得已始獨善其身思有所傳於後故孔
孟著書皆屬晚年道不行後事嗚呼先生之持論如此故
雖窮年矻矻迄無成書僅存詩古文十餘帙亦未編定自
題爲西霞叢稿而已嘉慶乙丑余爲輯西霞文鈔上下卷
付友人梓行其詩鈔及儷體文鈔則已編而未梓合文鈔
讀之先生之本末已見近陳恭甫編修撰次東越儒林文
苑傳近人如林鈍村官志齋鄭在謙陳賢開輩皆廁名其
間而先生獨不與因詳爲論列以爲摭逸搜沈之助或曰
編修爲孝廉時曾修後進謁見之禮先生素仰其文名而
欲進之於道毅然以鄉先達自居勉之以修己之學濟物
之功而戒其毋以風流自賞適中編修之忌遂銜之不釋
果爾則編修亦褊人耳所論撰又足據乎哉

福建鼎甲

有明一代吾閩登狀元者十一人閩縣陳郊

洪武陳謹

癸丑侯官翁正春

萬歷懷安龔用卿

嘉靖長樂馬鐸

永樂莆田林環

永樂柯潛

景泰永春莊際昌

萬歷長泰

林震宣德庚辰建甯丁顯洪武乙丑榜眼十二人閩縣唐震洪武戊辰林

誌永樂壬辰長樂陳全永樂丙戌連江趙恢宣德癸丑晉江黃鳳翔隆慶戊辰

李廷機萬曆癸未楊道賓萬曆丙戌史繼偕萬曆壬辰莊奇顯萬曆癸丑南靖

李貞永樂乙未建安龔錡宣德庚戌甯化張顯宗洪武辛未探花十人閩

縣陳景著永樂乙未莆田黃暘永樂辛卯林文宣德庚戌李仁傑成化壬辰戴

大賓正德戊辰晉江張瑞圖黃曆丁未龍溪謝璉宣德丁未林鈺萬曆丙辰漳

浦林士章嘉靖己未邵武吳言信洪武辛未然登政府者僅李廷機

張瑞圖林鈺而已餘則不惟少顯官亦多夭死而陳郊陳

謹龔錡則又皆死於非命本朝百有餘年未有狀元而屢

得榜眼鄧允庭先生啟元授編修卽卒吳劍虹先生煥文散館

卷四

改部轉御史遽引疾歸林青圃先生枝春稍陞至通政司副

使亦鐫級去位而趙秀山先生晉則且以科場事瘐死獄

中故林樾亭先生謂科名每與福命相妨也近則廖鈺夫

鴻荃鴻年由榜眼累官至大司空而道光丙申狀元爲林勿村

榜眼爲何杰夫冠英皆福州人殆省運由此轉機歟

世進士

吾閩在前明有五世相聯成進士者興化府一家柯英中

宏治己未科英子維熊中正德丁丑科維騏中嘉靖癸未

科維熊子本中嘉靖庚戌科維騏孫茂竹中萬曆癸未科

茂竹子昶中萬曆甲辰科四世相聯進士者吾郡亦一家

林元美中永樂辛丑科美子瀚中成化丙戌科瀚子庭楫
中宏治己未科庭機中嘉靖乙未科廷楫子炫中正德甲
戌科庭機子爍中嘉靖丁未科經中嘉靖壬戌科

兄弟進士

前明吾閩同懷兄弟進士者福州凡二十二家而同榜者
五家洪武乙卯陳仲完陳洵仁永樂乙未劉鳳劉麒麟文
秩林文積成化壬辰林泮林濬淵嘉靖丙戌倪組倪緝興
化府十六家而同榜者二家成化丁未方良永方良節嘉
靖癸未方一桂方一蘭泉州府二十一家而同榜者三家
宏治癸丑黃銘黃鏐嘉靖癸丑史朝宣史朝富萬曆庚辰
謝吉卿謝台卿餘則漳州府五家邵武府一家而已而同
榜無聞焉 本朝則嘉慶壬戌葉申棗乙丑葉申萬已已
葉申薌及廖鴻藻鴻荃皆福州人惟廖爲同榜云

少年科第

閩在前代多少年登科者福州林文秩年十四永樂甲午林文
積年十三永樂辛未興化戴大賓年十三宏治辛酉鄭一鵬年十五
正德嘉靖鄭雲鵬年十五嘉靖丙戌泉州傅樾年十六正德丁卯梁懷仁
年十六嘉靖乙酉李春芳年十六嘉靖庚午王三接年十六嘉靖癸卯黃
日睿年十五萬曆丁酉楊元錫年十五崇禎癸酉漳州陳陞年十六
永樂嘉靖呂昊年十五嘉靖丙午其十六歲以上者則指不勝屈矣

然不若三山志所載宋大中祥符八年連江黃鼈以六歲應童子舉出身又九年福清蔡伯稀以四歲應童子舉賜出身更爲稀有

世解首

前明福州有父子解元者長樂林賜中洪武癸酉科及子僑中正統戊午科興化有三世解元者黃壽生中永樂應天戊子科及孫乾亨中成化甲午科乾亨子如金中宏治甲子科

三試巍科

前明福建有三試並擢巍科者福州兩家林誌以解元會元而登榜眼李騏以解元會魁而登大魁興化二家楊慈以鄉試第一會試第二而登二甲傳臚戴大賓以鄉試第三會試第二而登探花泉州府兩家李廷機以解元會元而登榜眼莊際昌以亞魁會元而登大魁

同榜三及第

通前明一代吾閩登鼎甲者三十三人而同科並得尤爲美談洪武辛未科榜眼爲甯化張顯宗探花爲邵武吳言信永樂丙戌科狀元爲莆田林環榜眼爲長樂陳全壬辰科狀元爲長樂馬鐸榜眼爲閩縣林誌乙未科榜眼爲南靖李貞探花爲閩縣陳景著萬曆壬辰科狀元爲侯官翁

正春榜眼爲晉江史繼偕至宣德庚戌科則狀元爲長泰林震榜眼爲建安龔錡探花爲莆田林文一榜三及第悉萃吾閩洵爲海濱盛事矣近惟道光丙申科則狀元林鴻年榜眼何冠英福州人

會元

前明吾閩登會元者福州六人洪武丁丑爲閩縣陳郊永樂壬辰爲閩縣林誌乙未爲懷安洪英嘉靖壬戌爲福清林春乙未爲侯官許穀己未爲閩清蔡茂春興化一人永樂辛丑爲莆田陳中泉州四人嘉靖庚戌爲南安傅夏器萬曆癸未爲晉江李廷機辛丑爲同安許解己未爲晉江莊際昌延平府一人隆慶戊辰爲大田田一雋 本朝則惟順治辛卯陳常夏一人按陳常夏字長賓又字鐵山龍溪人榜後授米脂令不赴有江園集里黨罕能舉其名者率以爲吾閩 本朝無會元失之矣

宰相尙書

吾閩在前明登政府者凡十七人而泉州卽有十人建安楊榮沙縣陳山福清葉向高莆田周如磐朱繼祚黃鳴俊漳浦黃道周其餘李廷機史繼偕張瑞圖楊景辰黃景昉蔣德璟林顧楫陳洪諡劉鱗長皆晉江人林鈺同安人皆泉屬也 本朝及今百餘年惟泉州李文貞公漳州蔡文

869
2



300
2

中国书店
300
2